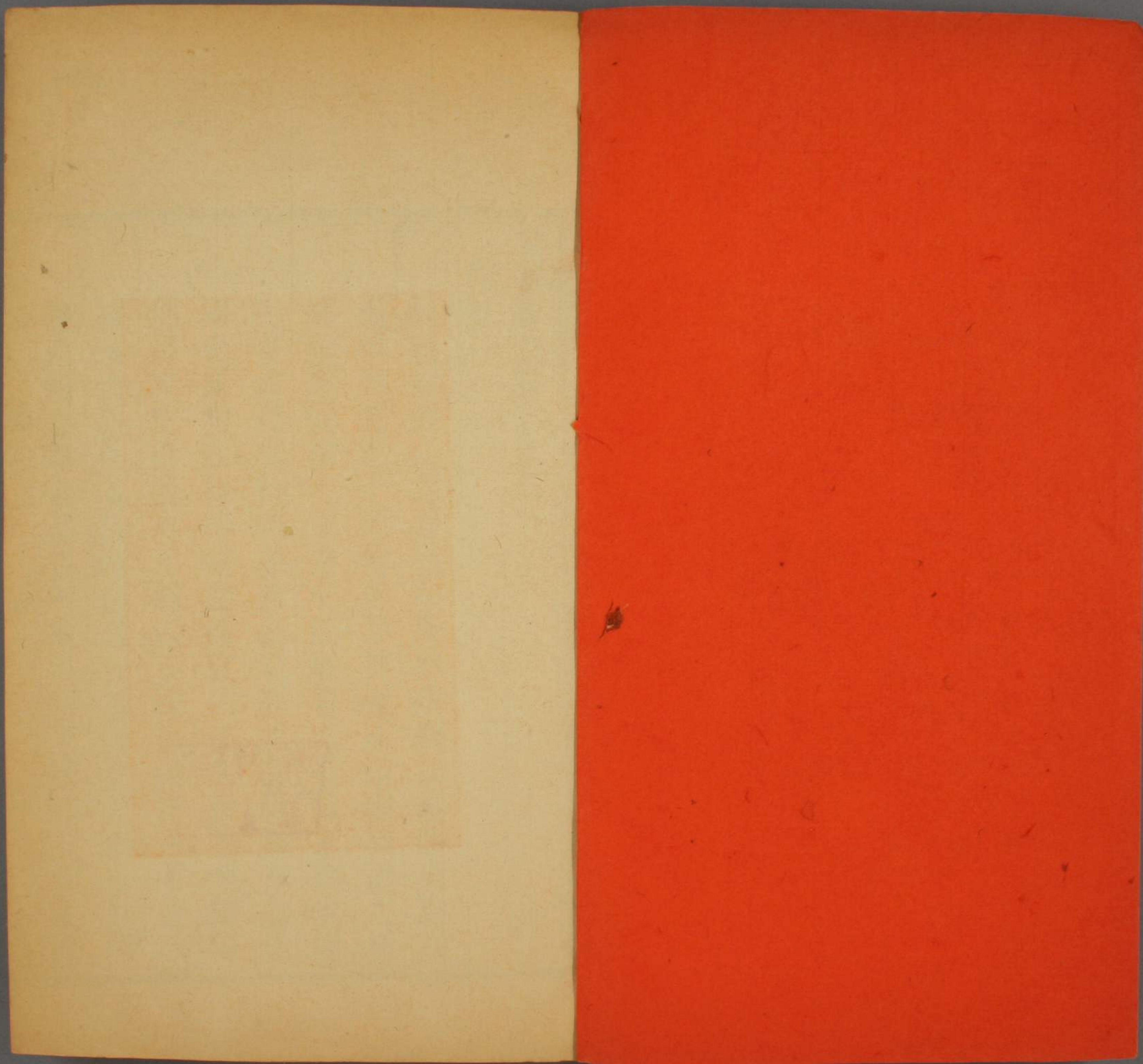


ル 5  
3391  
8



067.45  
137.8





門 5  
號 3391  
卷 8

增城縣志卷之十八

人物

傳者對經之稱春秋左氏傳依經起義兼史為裁而司馬遷七十列傳畧參其例而稍變其體人別為篇類從相次按諸左氏彌覺方嚴後來國史紀表書志代或殊稱列傳名篇則相沿靡易方志為國史要刪人物傳述體裁宜一惟人自為傳傳復標目馬史自循吏九篇以下標出總目班書自外戚佞倖以上七篇標出總目范書分類漸出繁瑣陳志矯之祇標姓名不區色目至歐陽五代史人

早稻田大學圖書館  
藏 30.1.18  
藏 書

皆署其品目世或譏爲標幟啟爭蓋人之始未綜以二字標題概括旣難斷定多妄馬班標目爲其人之可傳專在一節若傳非一節亦未強同董仲舒經師漢書不踵史記而列入儒林東方朔詼諧漢書不襲史記而別立滑稽其例也前志首列崔湛二傳爲例已創然志在尊崇國史義屬可因其標儒行文苑武畧諸目今皆併入列傳統類惟隱德孝友藝術流寓仙釋列女各類則皆仍其故非好與前異亦求其所安而已

漢書雖斷代之史而天漢以前實踵史記而成故凡史記所有者皆全襲遷文不加點竄今竊取斯義前志所有者亦悉依原文罕所刪易其嘉慶以前人物間有增入必注明依據所本嘉慶以後則僅憑采訪諸冊補遺正謬有待來哲

增城縣志卷之十八

人物一 列傳

崔湛國史本傳

管志人物序畧云嶺以南增城總山水之會賢傑  
 之篤生其間者亦較盛於他邑余既博而採之弗  
 敢遺其特首崔湛者何尊國史也尊國史所以尊  
 崔湛也有增以來數千年碩人偉業彪兩簡冊而  
 卓然專傳於國史者惟崔湛二公若何天球張度  
 張少連之徒其人其事皆在不朽而天球則附於  
 明史忠義傳張度之名則見於魏觀傳少連之名  
 則見於黃綰傳他如古成之陳政盧綸胡庭蘭陳  
 堂諸人類皆卓犖奇偉其事宜見於國史而且竟  
 闕焉則國史而有專傳如二公者不綦難哉然舊  
 之傳崔湛者又或支離而失實余故稍為刊正其  
 間與舊志相齟齬者復并採舊志注于其下以見  
 異同之所由使來者有所折衷焉此則  
 裴松之三國志劉孝標世說之例也

崔與之字正子廣州人

按史傳著籍以縣不以州宋史本傳乃自亂其例且其總論中

稱番禺崔與之夫增城可以言番禺猶之曲江可以言始興焉爾世人好耳食恐有因而借端生事者李宗簡昂英親為公門人其言必可信矣當以宗簡所撰行狀為正

黜每日不為宰相則為良醫遂究心岐黃之書貧者

療之不受直

舊志母羅氏夢星入懷遂娠而生

與之少卓犖有奇節

不遠數千里遊大學紹熙四年舉進士廣之士繇大學取科第自與之始授潯州司法叅軍常平倉久弗葺慮雨壞米撤居廨瓦覆之郡守欲移兌常平之積堅不可守敬服更薦之調淮西提刑司檢法官民有窘於豪民逋負毆死其子誣之者其長欲流之與之

曰小民計出倉猝忍使一家轉徙乎况故殺子孫罪

止徒卒從之知建昌之新城歲適大歉有彊發民廩

者執其首折手足以徇盜為止勸分有法貧富安之

開禧用兵軍旅所需天下騷然與之獨買以係省錢

吏告月解不登曰寧罷去和糴令下與之獨以時買

糴令民自槩通判邕州守武人苛刻衣饜不時給諸

卒大閱漕司檄與之攝守叛者帖然乃密訪其首事

一人斬之闔郡以寧擢發遣賓州軍事郡政清簡尋

特授廣西提點刑獄遍歷所部至浮海巡朱崖秋毫

無擾州縣而停車裁決獎廉劾貪風采凜然

舊志浮海巡朱

崖吏請決諸神與之曰海外諸州官朱崖地產苦荳  
吏久恣不法將民害是除寧問神耶  
民或取葉以代茗州郡征之歲五百緡瓊人以吉貝  
織爲衣衾工作皆婦人役之有至期年者棄稚違老  
民尤苦之與之皆爲榜免其他利病罷行甚衆瓊之  
人次其事爲海上澄清錄嶺海去天萬里用刑慘酷  
貪吏厲民迺疏爲十事申論而痛懲之高惟肖嘗刻  
之號嶺海便民榜廣右僻縣多右選攝事者類多貪  
黷與之請援廣東循梅諸邑咸舉員賞格以勸選人  
熙寧免役之法獨不及海外四州民破家相望與之  
議舉行未果以語顏幾幾守瓊遂行之召爲金部員

外郎時郎官多養資望不省事與之鉅細必親省決  
吏爲欺者必杖之莫不震栗金南遷於汴朝議疑其  
進迫特授直寶謨閣權發遣揚州事主管淮東安撫  
司公事寧宗宣引入內親遣之奏選守將集民兵爲  
邊防第一事既至浚濠廣十有二丈深二丈西城濠  
勢低因疏塘水以限戎馬開月河置釣橋州城與寶  
砦城不相屬舊築夾土城往來爲易以甃因滁有山  
林之阻創五砦結忠義民兵金人犯淮西沿邊之民  
得附山自固金人亦疑設伏自是不敢深入舊志駐  
揚臨眺  
形勢謂濠河湮愜褰裳可涉守禦非宜於是度遠邇  
準高下程廣狹量淺深爲圖請於朝濬之又爲之甃



女牆築夾城造輿梁以通往來植榆木以為限隔置倉廩以厚積貯揚州兵久不練分

疆勇鎮淮兩軍月以三八日習馬射令所部兵皆放

行之淮民多畜馬善射欲依萬弩手法創萬馬社募

民為之宰相不果行舊志揚州兵久不練乃分等教閱步兵首材力騎士首輕捷用

草捧相擊以習刀法用瓊鎗格刺以習鎗法用拒馬圍隔射埠以習射法五日一演月試加賞罰焉仍下

諸州縣屯卒一體行之又勦萬弩法募淮人為之縣額有人應募閱試合格者官助鞍轡錢二千人復租

稅三百畝平時散在田里緩急調用選材智出眾者統之久之人皆服習可戰可守軍聲大振浙東

饑流民渡江與之開門撫納所活萬餘楚州工役繁

夥士卒苦之叛入射陽湖亡命多從之者與之給旗

帖招之眾聞呼皆至首謀者獨遲疑不前擒戮之分

其餘隸諸軍山東李全以眾來歸與之移書宰相謂

自昔召外兵以集事者必有後憂宰相欲圖邊功諸

將皆懷僥倖都統劉瑄承密劄取泗州兵度淮而後

牒報瑄全軍覆沒與之憂憤馳書宰相言與之乘郭

五年子養士卒今以萬人之命壞於一夫之手敵將

乘勝襲我金人入境宰相連遺與之三書俾議和與

之答曰彼方得勢而我與之和必遭屈辱今山砦相

望邊民禾麥已盡輸藏野無可掠諸軍與山砦併力

勦逐勢必不能久駐况東海漣水已為我有山東歸

順之徒已為我用一旦議和則漣海二邑若為區處

山東諸酋若爲措置望別選通才以任和議與之自  
劉瑋敗亟修守戰備遣精銳布要害金人深入無功  
而和議亦寢時議將姑闕兩淮制置命兩淮帥臣互  
相爲援與之啟廟堂曰兩淮分任其責而無制閫總  
其權則東淮有警西帥果能疾馳往救乎東帥亦果  
能疾馳往救西淮乎制閫俯瞰兩淮特一水之隔文  
移往來朝發夕至無制閫則事事稟命朝廷必稽緩  
誤事矣議遂寢召爲秘書少監軍民遮道垂涕與之  
力辭召命竟還將度嶺趣召不已行次池口聞金人  
至邊乃造朝奏今邊聲可慮者非一惟山東忠義區

處要不容緩

舊志又言立國之道在謹邊備以壯藩  
籬安人心以固根本兩者蓋相係焉邊  
徼瘡痍春夏稅役

前後累疏數千言每歎養虎將自  
皆不可不寬恤也

遺患升秘書監兼太子侍讀權工部侍郎未幾成都  
帥董居誼以黷貨爲叛卒所逐總領楊九鼎遇害蜀  
大擾與之以選爲煥章閣侍制知成都府本路安撫  
使至卽帖然舊志陞辭疏曰天下之事必中外相應  
大小相維始有濟焉蓋中外當如一家  
其勢不可不相屬大小當如一體其情不可不相孚  
臣孤立萬里外藉令中外勢睽大小情乖或致獲戾  
臣何足惜第事體關係匪輕且聞軍興以來帑廩告  
竭倘有警急束手無策俟請於朝恐無及矣廣科撥  
以寬民力厚積儲以壯邊聲時安丙握蜀重兵久每  
陛下當爲蜀計上嘉納之

忌蜀帥之自東南來者至是獨推誠相與丙卒詔盡

護四蜀之師開誠布公兼用吳蜀之士拊循將士人

心悅服

舊志是時金元交攻往來寇掠蜀人驚惶與之至安堵如故安丙久握蜀兵每忌蜀帥從

東南來者獨推誠相與

先是軍政不立戎帥多不協和劉昌祖

在西和王大才在沔州大才之兵屢屺昌祖不救遂

棄阜郊吳政屯鳳州張威屯西和金人自白還堡突

入黑谷威不尾襲而迂路由七方關上青野原金人

遂得入鳳州與之戒以同心體國之大義於是戎帥

協和而軍政始立先是丙嘗納夏人合從之請會師

攻秦鞏而夏人不至遂有阜郊之敗與之至是飭邊

將不得輕納踰年夏人復攻金人遣百騎入鳳州邀

守將求援兵與之使都統李冲來言曰通問當遣介

持書不當遣兵徑入沿邊民不相悉或有相傷則失

兩國之好宜歛兵退屯夏人知不可動不復有言初

金人既弊率衆南歸者所在而有或疑不敢納與之

優加爵賞以來之未幾金萬戶呼延棧等扣洋州以

歸與之察其誠納之藉其兵千餘人皆精悍善戰金

人自是不敢窺興元既復鏤榜邊關諭招納金人

謀得之自是上下相疑多所屠戮人無固志以至於

亡蜀盛時四戎司馬萬五千有奇開禧後安丙裁去

三之一嘉定損耗過半比與之至馬僅五千與之移

檄茶馬司許戎司自於關外收市如舊嚴私商之禁  
給細茶增馬價使無爲金人所邀總司之給料不足  
者亦移檄增給之乞移大帥於興元雖不果行而凡  
關外林木厚加封殖以防金人突至隔第關盤車嶺  
皆極邊號天險因厚間探者賞使覘之動息悉知邊  
防益密總計告匱首撥成都府等錢百五十萬緡助  
糴本又慮關外歲糴不多運米三十萬石積沔州倉  
以備不測初至府庫錢僅萬餘其後至千萬餘金帛  
稱是蜀知名士若家大酉游似李性傳李心傳度正  
之徒皆薦達之其有名浮於實用過其才者亦歷歷

以爲言沔帥趙彥呐方有時名與之獨察其大言亡

實它日誤事者必此人移書廟堂欲因乞祠而從之

不可付以邊藩之寄後果如其言與之以疾丐歸朝

廷以鄭損代既受代金諜知之大人與之再爲臨邊

金人乃退通志與之謝病歸史彌遠以其黨鄭損代

邊金人始退初關外四州和尚原仙人大散二關與

之知爲要害嚴守之損棄以與敵上流失勢蜀因不

守召爲禮部尚書不拜便道還廣蜀人思之肖其像

於成都仙遊閣以配張詠趙抃名三賢祠理宗卽位

授充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湖南安撫使辭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遷煥章閣學士知隆興府江西安撫

使又辭授徽猷閣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宮端平初帝  
既親政召爲吏部尙書數以御筆起之皆力辭金亡  
朝廷議取三京聞之頓足浩歎繼而授端明殿學士  
提舉嵩山崇福宮亦辭俄授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  
廣州先是廣州摧鋒軍遠戍建康留四年比撤戍歸  
未踰嶺就留戍江西又四年轉戰所向皆捷而上功  
幕府不報求撤戍又不報遂相率倡亂縱火惠陽郡  
長驅至廣州城聲言欲得連帥泊幕屬甘心焉與之  
家居肩輿登城叛兵望之俯伏聽命曉以逆順禍福  
其徒皆釋甲而首謀數人懼事定獨受禍遂率之遁

去入古端州以自固至是與之聞命亟拜卽家治事

屬提刑彭鉉討捕潛移密運人無知者俄而新調諸

軍畢集賊戰敗請降桀黠不悛者戮之其餘分隸諸

州舊志寇平所得廣帥自廩錢一萬一千餘緡米二千八百餘石悉歸於官一無所受帝於是

注想彌切拜叅知政事拜右丞相皆力辭乃訪以政

事之孰當罷行人才之孰當用舍與之力疾奏天生

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

實而有才者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守者次也用

人之道無越於此蓋忠實之才謂之有德而有才者

也若以君子爲無才必欲求有才者用之意嚮或差

名實無別君子小人消長之勢基于此矣陛下勵精更始擢用老成然以正人爲迂濶而疑其難以集事以忠言爲矯激而疑其近於好名任之不專信之不篤或謂世數將衰則人才先已凋謝如真德秀洪咨夔魏了翁方此柄用相繼而去天意固不可曉至於敢諫之臣忠於爲國言未脫口斥逐隨之一去而不可復留人才豈易得而輕棄如此陛下悟已往而圖將來昨以直言去位者亟加峻擢補外者早與召還使天下明知陛下非疏遠正人非厭惡直言一轉移力耳陛下收攬大權悉歸獨斷謂之獨斷者必是非

利害胸中卓然有定見而後獨斷以行之比聞獨斷以來朝廷之事體愈輕宰相進擬多沮格不行或除命中出而宰相不與知立政造命之原失其要矣大抵獨斷當以兼聽爲先儻不兼聽而斷其勢必至於偏聽實爲亂階威令雖行於上而權柄潛移於下矣又曰邊臣主和朝廷雖知而未嘗明有施行憂邊之士剴切而言一鳴輒斥得非朝廷亦陰主之乎假使和而可保亦當議而行之可也又曰比年以變故層出盜賊跳梁雷電震驚星辰乖異皆非細故京城之災七年而兩見豈數萬戶生靈皆獲罪於天者百姓

有過在予一人此陛下所當凜凜惟有求直言可以  
 裨助君德感格天心又曰威晚舊僚凡有絲髮黃緣  
 者孰不乘間伺隙以求其所大欲近習之臣朝夕在  
 側易於親昵而難於防閑司馬光謂內臣不可令其  
 采訪外事及問其羣臣能否蓋干預之門自此始也  
 若謂其所言出於無心豈知愛惡之私因此而入其  
 於聖德寧無玷乎帝覽奏嘉歎趣召愈力控辭至十  
 有三疏嘉熙三年乃得致仕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  
 洞霄宮舊志以觀文大學士階金紫光祿大夫上柱  
 國南海郡開國公還里所得祠祿衣賜悉辭  
 不受或問之曰仕而受祿猶懼素餐  
 今既退休可復貪君賜乎聞者歎服自領鄉郡不受

廩祿之入凡奉餘皆以均親黨薨時年八十有二遺

戒不得作佛事累封至南海郡公諡清獻舊志嘉熙  
 己亥十一

月薨遺表入上震悼贈少師前數月書曰東南民力  
 竭矣諸賢竟得一分民受一分之賜蓋絕筆也嘗述  
 劉臯語為座右銘曰無以嗜慾殺身無以貨財殺子  
 孫無以政事殺民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歷仕四十  
 七年未嘗一玷彈墨去蜀日四路餽一無所受子  
 叔似納婦有奩田六百石責令歸之遺命子孫不許  
 求官階其恬然無欲蓋天性也家範嚴肅親族莫敢  
 狐假者其姊嘗為子求官曰此豈私贈物耶竟不予  
 呂仁孫初第之官求先容正色曰君子當以勲庸自  
 見何患人不知乎廉其清謹密薦之嘗築菊坡以自  
 適後李昉英侍講經筵理宗詢及  
 嘉嘆久之大書菊坡二字賜其家

甯陽陳遇夫論曰儒生而具撥亂濟世之才者於

漢則盧尚書植唐則陸宣公贄宋則崔清獻公其

忠誠許國不避艱險事業之正大光明亦足相伯仲宋儒中真西山先生於崔公同時西山經濟之志亦與崔公等西山深許公公亦推重西山賢者氣類相應固自不爽予集中不及載宋儒以宋史不列公於道學儒林故特補之以俟後之論定又不獨爲吾廣表彰也讀公遺表一篇公之學可識矣豈必解經輯傳而後謂之儒哉至於不事理宗則千載一人固非過許予閱公全集得莆陽宋端儀先生之論特深知公故錄之其言曰宋至寧宗元日強金南徙而李全又叛附不時宋人立國錢

塘僅僅支撐以免亡滅而繼統正傳受明民彝物則固自若也奈黯后權臣相倚爲姦利子竝廢而理宗立旋又擠竝於死地三綱淪人紀壞國之所仗以爲精神氣脈者至是斷喪無遺雖當時名士往往隨世以立功名大賢君子則有確知其不可而嘆息痛恨焉思欲完其名伸其道以求無怍於心而扶植乎人紀者南康李公燔莆陽陳公宓與南海崔公與之沒齒不肯輕拜理宗除命其意固有所主然李公會露諸言論人得而知之陳崔二公則未嘗片言以著形迹是以淹淹三百餘年其



事猶晦昧弗彰夫君子尚論古人因時以考其行據事以原其意張子房始終為韓之心楊龜山始得之勿謂古人心術卒不可見也予初讀宋史陳公傳揆公所以堅卧不起意實有在於是來南乃得崔公言行錄觀之蓋公嘉定末自蜀帥罷歸及寶慶復召帥湖南不起帥江西不起端平中再除吏部尚書又不起值摧鋒軍士作亂薄廣城公登陴撫諭朝廷聞之即家除帥公既平賊遂謝闔寄徒以不忍鄉郡荼毒黽勉一出而帥臣六閱月俸給悉還公怒已而除忝降麻前後辭免至十三疏

雖祠祿衣賜亦不受此公微意之所寓也昔魯宣公為弑君者所立公弟叔肸非焉終其身不食兄祿自古豈有倫紀晦蝕之人而可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者哉按史理宗初立有鄧若水者不勝忠義激烈欲上書請帝誅權臣讓國于近屬之賢者向使其策得行公豈不為衛武公之九十八相文彥博之八十平章以副當宁思賢之心以援四海將溺之民而樹功名於晚節邪惟其心有不安故其出處之際確乎有定力而不可移焉近者評公者或謂其清風高節或謂其洪度雅量或謂其知幾知微皆淺乎哉知公也

錄正學續集

湛若水字元明增城人

舊志若水生有異狀類中雙瞳隆起耳旁黑子左七右六類二

斗資性端凝無妄動無妄言少值多故年十六始學舉子業二十二遊郡庠按先生初名兩字民澤既

又名露後以避祖諱請改今名 宏治五年舉於鄉從陳獻章遊不樂

仕進母命之出乃入南京國子監通志宏治壬子以書魁其鄉從陳獻

章遊屏居一室潛心理學超然遠到比獻章卒心喪三年甲子以母命復出過南昌謁莊景論學亟見獎

許赴留都讀書辟雍祭酒章懋課以晬面益肯論奇之舊志領壬子鄉薦明年上春官報罷歸受學陳

獻章之門獻章語之曰此學非全放下終難湊泊若水遂取所給部檄焚之屏居一室悟隨處體認天理

之旨獻章喜曰此為參前倚衡十八年會試學士張

元正楊廷和為考官撫其卷曰非白沙之徒不能為

此置第二賜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按舊志直云舉

進士第二授翰林院編修時王守仁在吏部講學若水與相應和

通志時王守仁在吏部相與講明正學而修撰呂柟輩皆往來辨論一時學者稱甘泉先生奉使冊封安

南都饋金便道奉母留都大開講席有甘泉問辨尋等書 舊志充會試考官者再充命使冊封者再

丁母憂廬墓三年通志正德丁亥丁母憂歸廬墓三年產異瓜九實相連人謂孝感感所

致築西樵學舍士子來學者先令習禮然後聽講通志

服闋謝病復嘉靖初入朝 舊志都御史吳廷舉御史

都講於西樵 朱節交薦之起補編修同

纂修武宗實錄上經筵講學疏謂聖學以求仁為要已復上

疏言陛下初政漸不克終左右近侍爭以聲色異教

蠱惑上心大臣林俊孫交等不得守法多自引去可

為寒心亟請親賢遠奸窮理講學以隆太平之業又

疏言日講不宜停止報聞明年進侍讀復疏言一二

年間天變地震山崩川湧人饑相食殆無虛月夫聖

賢不以屯否之時而後親賢之訓明醫不以深錮之

病而廢元氣之劑宜博求修明先王之道者日侍文

華以裨聖學舊志時近習漸幸災變類仍若水憂之

一心舟之枕也公卿賢士輔導之臣運籌指方舟之

長年三老也百僚宣力篙師榜人為之左右也內臣

外戚附舟之人也天下民庶實為邦本君之寶貨在

載也故附舟之人與寶貨之利害在舟舟之安危在

也故舟危則在舟者無不危舟安則在舟者無不安

恃寵壞法以敗人國家如同舟之人已遷南京國子

監祭酒作心性圖說以教士舊志尋陞南京祭酒因

事示諸生以德行道應詔陳言申明監規六

道藝合一之旨拜禮部侍郎按舊志第曰秩滿陞

洪垣墓志曰戊子陞南京吏部右侍郎已倣大學衍

丑春轉禮部左侍郎預南北郊分祭議

義補作格物通上於朝舊志時上銳意為治若水輯

君道者比事從類疏解會釋名格物通以進獻農桑

頌及西苑賦又進天德王道疏上覽疏温旨嘉納稱

為純正有歷南京吏禮兵三部尚書南京俗尚侈靡

本之學為定喪葬之制頒行之舊志陞南京禮部尚書轉吏

部尚書奉敕參贊機務講武之暇興老請致仕通志

學釐俗禁火化立義阡定喪葬式舊志時上欲親征安南若水進

二品考以老致政舊志議不合庚子復疏乞休奉旨

治權論與諸文武大臣議准致仕遂南遊武夷

乃還甘泉入羅浮年九十五卒舊志歸居禺山講

堂令諸生澄心默坐久之而退後廢疾數日命治後

事乃沐浴歛衾就息不語而於懷中手畫正字蓋謂

得正而斃云是夕一鼓有若水生平所至必為書院

大星隕於西北其光亘地以祀獻章年九十猶為南京之游遇江西安福鄒守

益守仁弟子也戒其同志曰甘泉先生來吾輩當憲

老而不乞言慎毋輕有所辨論按舊志言先生致政後再遊南岳會講青

原鄒文莊憲老不乞言乃先生遊南岳時事非南京也史傳誤若水初與守仁同講

學後各立宗旨守仁以致良知為宗若水以隨處體

驗天理為宗守仁言若水之學為求之於外若水亦

謂守仁格物之說不可信者四又曰陽明與吾言心

不同陽明所謂心指方寸而言吾之所謂心者體萬

物而不遺者也故以吾之說為外一時學者遂分王

湛之學通志其設教以隨處體認天理為宗旨曰此吾六字符也勿忘勿助其庶幾乎從遊甚眾

呂柟蔣信其最著者隆慶初贈太子少保諡文簡舊志士出其門合三千九百人隆慶癸亥以例請卹

典敕賜祭葬贈太子少保諡文簡祀郡邑鄉賢按

弇州史料先生在嘉靖時頗以齟齬終故至隆慶初始贈卹其所贈為太子少保制詞尚在志中可按也

舊志作太子少保誤高陵受業河東薛敬之正德中已與先生共主講席而通志謂為先生弟子亦誤

附宣統元年五月十二日給事中番禺陳慶桂

請以湛若水從祀 孔廟摺

奏為明儒湛若水講明正學有功聖道籲懇

飭部核議從祀

孔廟以重道統而彰潛德仰祈

聖鑒事竊維有明學術王守仁闡其要陳獻章得其

精能傳獻章之學發揮而光大之者則增城湛若

水也若水由編修仕至尙書歷南京吏禮兵三部其立朝風節炳著史策有明肅宗稱爲純正有本之學至考其立言行已尤足羽翼聖道上繼濂洛關閩之絕學而祀典缺焉不彰臣竊憫焉臣等稽之往古按之當今竊以爲若水合當從祀者有三攷周禮大司樂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謂之先師鄭注以爲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是也故古之學者非其師弗學非其學弗祭所以重師承也有明宏治之世王守仁講學吏部若水初至京師卽

與互相和應後奉母喪南歸廬墓三年卜西樵爲講舍士子來學者先令習禮然後聽講興起者甚衆而生平足跡所至必建書院以祀白沙從遊之士殆遍天下學者稱爲甘泉先生當此之時陽明甘泉學派之盛方於朱陸其後薪傳遞衍王學之外名湛氏學者至今不絕今王守仁陳獻章業已從祀兩廡而若水僅祀於其鄉非古者學必祭其先師之意此溯其淵源宜從祀者一也又按有唐貞觀之世詔以左邱明等二十二人代用其書垂於國胄自今有事於大學並令配享宣尼廟堂蓋

增城縣志 卷十八 人物一  
所以報其傳注之功也先儒顧炎武以爲貞觀此舉獨得古人敬學尊師之意今攷若水生平著述其存目于

四庫者曰二禮經傳測尙書問古易經傳測詩經釐正節定三禮燕射綱目四書訓測雖歷代曠遠類多殘缺而遺文所載皆能引據古義折衷諸說釐然當于人心至春秋正傳一書依經立義舉前人穿鑿附會之說廓而空之沈潛反覆以求合聖人筆削之旨於經傳多所發明此觀其著述宜從祀者一也孔孟旣歿微言幾絕漢唐諸儒或抱殘

守缺功在傳經或闢佛攘老功在明道有宋嗣興濂洛輩出周二云純心程云定性揭斯道之真詮使天下翕然知義理之歸雖學說不同然其有功於聖人之道則一也今攷白沙之學源出象山甘泉之學受之白沙觀其論學宗旨令學者隨處體認天理而加以學問思辨篤行之功又謂古之論學未有以靜爲言者以靜爲言皆禪也論語所謂執事敬中庸所謂戒慎恐懼慎獨皆動以致其力之方也故善學者必令動靜一于敬敬立而動靜渾矣其言尤足補白沙所未及而上與程朱之說相

契其訓格物爲至其理與陽明反覆甚力若預觀  
王學末流之弊而先防之者故能議論明通踐履  
篤實粹然一軌于正善夫明儒羅洪先曰先生以  
純粹中正之學發明克奉精一執中之傳明天理  
之本然救人心于旣死其功不在抑洪水闢揚墨  
之下前人之欽佩若此故嶺南人士言理學者陳  
獻章之外以湛若水爲最著昔徐溥有言諸儒從  
祀非有功斯道不可如若水者誠可謂有功矣此  
論其品詣宜從祀者三也我

國家重道崇儒明臣如黃道周劉宗周呂坤等咸得

褒贈從祀近復升

孔廟爲大祀建曲阜學堂進祀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  
諸儒其所以表彰聖學維持世教者甚至若水學  
問氣節進退卓然旣不下黃劉諸儒而所著格物  
通一書發明天德王道闕通洞達裨益治道直與  
真德秀大學衍義相表裏其視顧炎武日知錄黃  
宗羲明夷待訪錄王夫之黃書持論尤爲純粹乃  
黃道周劉宗周呂坤旣邀從祀於前顧炎武黃宗  
羲王夫之復得褒榮於今若水獨泯焉不彰臣竊  
以爲缺典也夫稽之往古則如彼按之當今又如

此攷其行事既無愧古昔聖賢之徒讀所著書尤足爲斯道干城之助近來廣東士習猥薄幾於以儒爲詬病若非褒崇一二先哲實無以辨人禽之界而示中正之歸合無仰懇

天恩交禮部核議將明臣湛若水從祀

孔廟列於陳獻章王守仁之次以彰正學而勵人心是  
否有當謹恭摺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

奏入 詔大學士九卿暨四五品京堂妥議翰林  
各官及部司員亦准呈遞說帖 尋以御史趙炳

麟糾衆持異說阻之不報

附學部主事南海楊裕芬說帖

謹案給事中陳慶桂原奏湛若水講明正學有功  
聖道溯其淵源觀其著述論其品詣三者均宜從  
祀等語又禮部覆奏咨各部院官員詳具說帖細  
核其同異仍考若水之著述以求至公至允之論  
等因是從著述中考其淵源品詣尤爲切實竊查  
咸豐十年禮臣恭奉

諭旨遵議從祀鉅典嗣後以諸儒闡明聖學傳授道  
統爲斷明徐溥亦曰諸儒從祀非有功斯道不可



今攷若水之著述可見其淵源之正品詣之純並見其有功斯道卽足衍爲道統之真傳也且例以明代附祀諸儒若水允當繼起而從祀其可攷見者有十四端昔張廷玉等奉

敕撰明史儒林傳序有云伊維淵源上承洙泗儒宗統緒莫正於是所關於世道人心者甚鉅明初諸儒皆朱子門人之支流餘裔師承有自矩矱秩然學術之分則自陳獻章王守仁始宗獻章者江門之學孤行獨詣其傳不遠宗守仁者姚江之學別立宗旨顯與朱子背馳門徒遍天下流傳逾百年

其教大行其弊滋甚嘉隆以後篤信程朱不信異說者無復幾人矣據此傳序則守仁講學門徒雖盛流弊滋多獻章之學異於良知傳雖不遠而宗旨正則流弊少故若水傳獻章之學其實恪守程朱

國朝尊崇朱子載在功令配享十哲若水篤信程朱發明其學其奏進聖學格物通表云雖心有良知不假外求然學於古訓乃有獲六經諸史皆所以明心而千聖萬賢必歸乎窮理此其精要之語足以闡程朱言居敬在於窮理窮理在乎讀書而不

惑於陽明良知之誤其當從祀者一也守仁事功詳載本傳若水似不及守仁然時位不同則成就各異守仁政蹟以擒獻宸濠之功爲最大所處亦最難而若水初入朝則上經筵講學疏謂聖學以求仁爲要此政治握本之要言也已復上疏斥近侍之熒惑表大臣之守法力請世宗親賢遠奸窮理講學以隆太平之業其先格君心立言得體尤舉朝所未嘗道又疏陳日講不宜停止復疏陳災異請修明先王之道日侍文華以裨聖學此皆以道事君卓然有古大臣風其爲侍郎則作格物通以導主爲祭酒則以心性圖教士歷南京吏禮兵三部尚書又能力挽侈靡之風頒定喪葬之制其功在生民又如此若假以邊疆重權其成就當別有見也此其當從祀者二也守仁講學在吏部若水初與應和而絕無偏黨之見蓋守仁以致良知爲宗若水以隨處體認天理爲宗孔門所謂居敬卽隨處體認天理也良知之說易流於禪而體認天理則孔門之教立言尤爲無弊易言敬以直內論語言執事敬是以敬爲主乃洙泗真傳亦程朱精義二程遺書及二程粹言朱子語類及文集言

敬者指不勝屈皆足箴陽明心學之失乃若水以守仁之學爲求之於外若水謂陽明與吾言心不同陽明所謂心者以方寸而言吾之所謂心者體萬物而不遺也一時學者遂分王湛之學平心而論王湛門人不過各分門戶實則湛氏之學足補王氏之缺而救其失心學易流於寂滅若不持之以敬安能體萬物而不遺是若水初與守仁講學而不必強同實爲有功名教其當從祀者三也宋儒陸九淵講學鵝湖義在主靜而朱子則義在主敬故後儒有朱陸異同之論雖象山與朱子異流同源而主靜之說究不若主敬之純若水從獻章游獻章之學以靜爲主其教學者但令端坐澄心於靜中養出端倪不喜人言著述其學灑然獨得論者謂其有鳶飛魚躍之樂其徒張詡亦以自然爲宗以忘己爲大以無欲爲至若水則以靜爲言皆禪也學者必令動靜一於敬夫敬兼動靜尤足發孔門之教而其徒蔣信初從守仁游後得力於若水爲多故能踐履篤實不事虛談湖南學者宗之稱爲正學先生是若水之學派其傳尤正原奏所謂補白沙所未及又預覩王學未流之弊而先

防之者此其明證也其當從祀者四也周子敦頤  
太極圖說言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又言聖人定之  
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且自注云無欲故靜夫周子  
所謂無欲卽孔門所謂主敬也程氏顥所謂涵養  
須用敬也朱子所謂主一無適也惟靜原於敬故  
能主一而無欲是無欲之靜自與禪學之靜不同  
白沙以靜爲主若水以敬持之不獨補白沙所未  
及且與周子程子朱子之說遞相發明矣其當從  
祀者五也有明一代從祀者王守仁以外祇有薛  
瑄胡居仁陳獻章共四人王陳已皆從祀矣若水  
能救王學之流弊補陳學之未備而祀典反不及  
誠如明史儒林傳序所謂白沙以外曠典缺如也  
卽以薛瑄之言行例之薛瑄居父喪遵古禮若水  
則丁母憂廬墓二年瑄提學山東揭白鹿洞學規  
開示學者延見諸生親爲講授若水則築西樵講  
舍士子先習禮而後聽講其事親以孝誨人不倦  
雖窮達之異轍迺先後之同符薛瑄學本程朱修  
已教人以復性爲主充養遂密言動可法若水之  
立言行已與薛瑄同瑄已於隆慶六年從祀  
孔廟矣若水不應獨缺其當從祀者六也再以胡居仁

之言行例之居仁絕意仕進若水亦不樂仕進居仁以主忠信爲先以求放心爲要操而勿失莫大乎敬因以敬名其齋若水亦言動靜一主於敬皆與孔子言主忠信孟子言求放心精理名論互相闡發居仁言與吾道相似莫如禪學後之學者誤認存心多流於禪或欲屏絕思慮以求靜不知聖賢惟戒慎恐懼自無邪思不求靜未嘗不靜也其防主靜之流弊若水持論皆與昭合足以救白沙學近禪悟之非居仁本傳言薛瑄之後粹然一出於正居仁一人而已今觀若水之論學辨陽明之

格物闡白沙之主靜亦粹然一出於正善乎羅洪先稱其爲純粹中正之學也居仁於萬曆十一年從祀

孔廟矣若水何獨遺之其當從祀者七也然此七者猶曰近聞聖學遠承道統恐屬空言也試更言其著述之可據者宋臣真德秀作大學衍義若水仿其體例著格物通一百卷以致知併於格物其辨格物之說深切著明以格物統貫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六條與大學言物有本末及程朱補格物傳兩相印證誠意格十七卷正心格三卷

修身格九卷齊家格十三卷治國格十四卷所分  
子目體用兼該釐然各當平天下格四十四卷分  
公好惡用人理財三子目尤與大學平天下章所  
謂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者包舉而無遺用人  
之中又分學校舉措課功任相任將六官六目理  
財之中又分修虞衡抑浮末飭百工屯田馬政漕  
運勸課禁奪時省國費慎賞賜蠲租薄斂恤窮賑  
濟十四目四庫提要謂其與邱濬大學衍義補相  
近邱濬多徵舊事此書多引前言二書相輔而行  
均於治道有裨者也今讀其書自誠意格以及平

天下格內聖外王之學皆具於此徵經引史旁采  
先儒及列朝祖訓參以己意詳慎論斷兼有真氏  
邱氏二書之長足爲平天下之標準無論何代時  
勢皆可取裁是誠有用之書非空談理學者可比  
其當從祀者八也若水有春秋正傳三十八卷所  
以正諸傳之譌也說春秋者多泥於凡例公羊家  
拘於義例反失經旨多爲先儒所駁而杜春秋擇  
例一書揆之於經亦未盡合湛書大旨則以春秋  
本魯史之文不可強立義例以臆說汨之惟當考  
之於事求之於心事得而後聖人之心春秋之義

皆可得因取諸家之義釐正之其辨甚明其義甚  
見四庫提要云春秋治世亂之書謂聖人必無特  
筆於其間亦未免矯枉過正然孔子修春秋多因  
魯史之文而筆削之非全出聖人手也若魯史不  
載聖人亦無從書之也若水謂史文不報則不書  
非夫子所削歷舉各條亦皆中理且其書體例先  
引三傳次列諸儒之言而以己意爲折衷則是援  
據事實參合諸傳博采羣言正左邱明所謂夫子  
不以空言說經也四庫提要謂其書頗與劉敞權  
衡相近又言屬詞比事春秋之教若水能舉向來  
穿鑿破碎之例一掃而空而核諸實事以求其旨  
猶說經家之謹嚴不支者是若水能發揮經傳提  
要已表章大明矣此書體例正如鄭元之注羣經  
范甯之解穀梁恭合衆說擇善而從尤合漢儒傳  
經之家法其當從祀者九也若論其存目之書如  
二禮經傳則六十八卷從孔子經禮三百曲禮三  
十之說故曰二禮以戴記曲禮附以少儀爲曲禮  
上經三卷以儀禮爲下經十七卷冠義等十六篇  
爲儀禮正傳十六卷王制等二十三篇爲儀禮雜  
傳通傳二十三卷又別分小戴郊特牲等五篇與

大戴公符等四篇爲儀禮逸經傳竊攷分傳附經始於周易之費直鄭元注易亦從之而禮記言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鄭注卽以周官爲經禮儀禮爲曲禮朱子則以儀禮爲經禮記爲傳輯儀禮經傳通解多采禮記諸篇以附儀禮門人黃幹續成之若水略本鄭元以傳附經之意卽朱子輯經傳通解之例其各爲章旨標目體例使然不必病其煩碎說禮之書祇據經文不能一一徵諸實事亦不必病其空談四庫提要言其標目煩碎注皆空談是道其實非以爲此書之累此書名爲測者亦如萬斯大儀禮商一書命名同意商與測皆不敢武斷之詞其慎於說經亦合於東漢經師之家法迥殊於毛大可之四書改錯力攻朱子輕蔑前儒也漢儒如鄭君宋儒如朱子從祀

孔廟允足饜服人心矣若水著書與漢儒宋儒家法皆暗合其當從祀者十也若水著心性書無卷數首列心性圖圖後有說復集心性通三十五章其門人黃民準湛天潤等爲之注與贊霍任又著或問數十條以發明之此欲仿周子太極圖通書又與朱子門人著或問體例相符其書大旨足以辨別



心性其學派又能遠述濂溪其當從祀者十一也  
若水著楊子折衷六卷辨析楊簡之說至爲嚴明  
足以扶持正學蓋宋儒至陸九淵始以超悟爲宗  
最得真傳者推楊簡簡乃推衍九淵之說變本加  
厲遂至全入于禪所著慈湖遺書以心爲學至於  
大學非聖言而謂子思孟子同一病源開後來心  
學之宗若水起而辨之分條駁詰其折衷皆有功  
於聖學其當從祀者十二也若水著遵道錄八卷  
遵程明道之學而作也所輯皆程明道之說然則  
若水雖初從守仁講學後得力於獻章而於宋儒  
乃獨推尊明道故能辨良知之失著格物之書四  
庫提要謂若水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更足見其  
學無偏主一歸於正矣且以程子爲宗卽以朱子  
爲法其著甘泉新論論心以爲主一而無物論性  
以宋儒理氣對舉爲非雖四庫提要以爲視程朱  
所論頗殊然朱子論語集注解敬爲主一無適解  
性相近爲兼氣質而言是亦謂性兼氣質而非定  
以理氣對舉也朱說本於程子若水實與程朱不  
殊昔胡居仁著居業錄薛瑄著讀書錄王守仁著  
傳習錄皆足扶正教而啟後生若水遵道錄恪守

程訓道宗孔孟而與王薛胡三書皆遙接道統之傳也其當從祀者十三也以上十三端其言行著述固當從祀矣惟近人未加細考謂其嘗爲嚴嵩作鈐山堂集序不免黨附權奸然若水當嘉靖初經筵上疏已力請世宗親賢遠奸以大臣林俊孫交引去爲寒心以左右聲色蠱惑君心爲炯戒其上格物通任相上中下三篇引事述言無語不箴切世宗以相臣系治亂之本若預知嵩之必亂政者其極論梁冀竊權楊駿覆餗林甫致禍盧杞奸欺又若預料嵩之黨惡橫行者此外諸篇深斥歷

代奸臣不止數見但限於著書體例不能明斥耳嵩當權勢方盛之時若水早已名滿寰區位登尙侍而且時經致仕年逾八旬安肯攀援依附

欽定明史爲紀實之書若水本傳亦無一語及嵩事則此序之作當日或有借其名以爲增重者昔朱子爲張魏公作行狀後人每任意譏彈要不足爲盛德之累況若水之序非見於本傳與文集尤爲依託無憑乎若水引明太祖不設宰相一論謂朝廷無紛更之弊臣宰無專擅之禍則直言世宗當守聖祖之詒謀防奸相之敗國矣他日專擅如嚴

嵩若水豈肯附之此其當從祀者十四也凡此十四條證以原奏謂若水立言行己羽翼聖道上繼濂洛關閩之絕學洵不爲誣近今邪說方張士習詭異嶺海儒風漸替將有人道滅絕之憂如若水者在明代則爲純正之名儒在今日則爲士林之師表稽諸往代固宜與王薛胡陳諸子並荷褒崇驗諸當今尤當與黃劉王顧諸儒迭隆享祀若蒙俞允升附其爲益於世道人心不淺也謹議

增城縣志卷之十八終

增城縣志卷之十九

人物二 列傳

周靈甫 南北朝宋

古成之 宋 下同

徐安國

鄭方興

陳汝霖

陳大震

廖金鳳

李肖龍

鄭聰老

葉野舟

陳息卿

石文光

盧宗文 元 下同

吳應雷

張度 明 下同

張迪

湛懷德 廖德彰

賴麒卿

陳仲光

陳敬

陳政

熊德

吳澹

胡璋

姚珩

陳道

黎皓 子釘

顧常在

吳良棊

湯文經

林允

林暎

尹鳳

盧綸 孫應科 曾孫弼 應徵

單雍

陳廷璉

張潮

黎民懷 子元熙

黃蘭

劉致道

黃袞 子夢說

謝禧

張文海

伍閻

林以良

黃文典

張少連

周瀾 子校

胡庭蘭

劉文裔

盧應周 子崇勳

黃偉

劉維嵩

陳堂

黎派 兄朝勳

李惇

增城縣志 卷之九

謝佑

劉士英 子柱

黃夢鯉

吳良弼

尹思敬

曹承詔

湛自正

曾受益

吳綱

潘禹謨

王三奇

周文輝

黎許

陳經翰

劉維典

何天球 子鼎鈞

吳光斗 弟光祚

何日瀾

黃拱寅

湯价

湛躍之

張天祿

劉若鱗

湛子雲

鄭士璧 子志釗

伍名世

湛粹

南北朝宋

周靈甫增城人有膂力善武藝慷慨知大義家素以財  
稱有家兵部曲萬餘人魯國孔默之刺廣州時雅愛  
之其子熙先有雋才復善靈甫元嘉中熙先攜靈甫  
至建康薦之得官累遷伏波將軍仕至南江都護後  
熙先謀立彭城王義康以錢六十萬使靈甫於廣州  
合兵靈甫知諫不從長往不返尋熙先就擒靈甫聞  
之縱酒憤歎盡散所與錢以贖貧者謂人曰負人之  
託不信敗人之事不忠失忠與信吾覩然人矣遂扼  
腕而死

按靈甫見宋書范蔚宗稱其於孔氏有知己之恩而不與其亂可謂能知大義者潭中金鑠之說別見竺法真登羅山疏其事頗誕略載古蹟志中茲不致詳也

宋

古成之字亞奭先爲惠州河源人五季末來居增城性簡靜寡嗜欲嘗結廬羅浮山力學不怠淹通羣籍雍熙二年成之應進士舉是年上親試舉人初唱名賜第有司擬奏梁顥第一次成之預傳於外有張賀劉師道者疾廣南人居其上乃召成之夜飲密置藥瘡之比明臚唱成之不能應上怒命扶之出報罷或勸訟以自明成之不應也端拱初成之再舉進士時以

貢舉權歸春官不復臨軒唱第于是禮部放榜取程宿等二十八人成之名在十九而都下競傳賀與師道事上聞欲置二人於法成之顧謝無有召見太宗嗟嘆久之初調元氏尉以能著改知青州益都縣爲政以惠愛爲本不事刑扑而衆務集淳化三年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校書郎張詠與語深器之李順之亂蜀也詠出知益州辟成之知綿州魏城縣先是宦者王繼恩討賊至綿兵不戢居民避兵者多道死骸骸相枕藉子遺者皆瘡痍都邑爲墟成之旣至勞來而煦育之運米以濟饑發藥以療疾疫經畫有法活者

無慮數千人事稍定卽立學校課農桑民忘其亂咸  
 平五年蜀又有警復以詠知益州詠以成之長於撫  
 恤再辟知漢州綿竹縣其政如知魏城時居恒常嘆  
 曰吾竊祿以養親今親已沒吾何以仕爲哉作思羅  
 浮詩慨然有歸志未幾卒於官初宋興嶺南風氣未  
 闢士人無應進士舉者舉進士自成之始故當時有  
 寰中有道逢千載嶺外觀光只一人之句云所著有  
 刪易注疏并詩集行于世宋末祠于廣州學宮四世  
 孫革擢紹聖元年進士

案刪易注疏黃佑通志作易  
 疏刪定藝文志著目從黃志

論曰成之殆講於老氏之學者故其爲治也悃幅

無華不務赫赫名而瘡痍凋瘵之衆翕然如啼者  
 之得乳古所稱載其清靜民以寧一成之近之矣  
 張乖崖雄才偉略一代豪傑考其生平類非規規  
 於尺度之中者而於成之知契獨深其有以哉

徐安國字邦寧宋庚寅解元原籍江西爲廣東茶鹽提  
 舉慶元三年東莞大奚山鹽民作亂安國討平之後  
 隱增城塔岡移居西洲遂爲徐姓之祖事見大明一  
 統志及廣府志

鄭方興字以言先閩之興化軍人父日光官廣南東路  
 轉運副使遂家於增生方興登隆興癸未進士官國



子宣教階通直郎侯考善訓迪祭酒任公重之曰使訓士皆如鄭宣教禮樂其可與乎三疏引年賜緋魚致

仕

陳汝霖字用之號六五仙村上境人博學篤行謙讓不

驕宋寧宗嘉定間任南恩州陽江縣尉所得官俸悉

周貧乏素與菊坡崔公友善講學論道相得益彰有

子四人長次三皆世居本境孫支蕃衍科名輩出四

子紀咸淳特奏舉人任始興縣令分居東莞江甯提

學使陳伯陶其後嗣也女三皆光寵門楣長適番禺

李忠簡昂英次適吳司法康季適葉進士振文據采訪冊

增新

附陳白沙撰處士陳忍菴墓誌銘云朝奉大夫文

德有女適李忠簡公文溪先生其中子曰汝霖為

縣尉尉以下至處士九世其遷仙村自文德始云

云然攷祁順撰仙村始祖陳文德祠堂記云文德

於宋淳熙乙巳遷居仙村生三子長汝明次汝霖

季汝諧祠前岡巒映帶溪水環繞溪有橋名曰探

花橋蓋公之孫婿李昂英所為建者云云又攷南

海陳經撰陽江尉墓碑誌云汝霖乃文德公之次

子也生四男長曰策未仕卒次日經蒼梧縣尉曰

範清遠縣簿日紀始興縣令女三長適探花李昂

英次適潯州司法吳康季適丙戌進士葉振文云

云則忍菴墓志銘所謂文德有女適李忠簡者乃

馬龍之狀未詳盡也

附陳伯陶撰六五祠柱聯云數鳳翔社淵源百世

宗祊喜見僊村宏宅宇撫探花橋舊蹟千年祖德

陳大震字希聲沙村人由番禺籍登寶祐癸丑進士釋  
 褐為博羅主簿遷循州長樂令以文辭敏捷政事寬  
 厚稱轉蘄州廣濟令以平盜功改奉議郎叅靜江帥  
 府咸淳七年權知雷州慮西湖湮廢乃大築堤岸建  
 平湖書院以祀寇準及蘇軾兄弟并之當道者護以  
 石闌泉得不竭民德之有婦人與夫殺養母偽以盜  
 訴大震怪其詞色廉之果非盜一訊具服人以爲神  
 理郡二年所剖決無冤滯判語數百人刻之號蘧翁  
 山判轉朝奉大夫知全州元兵壓境知力不支自劾  
 罷歸端宗入廣召爲尙書吏部侍郎不就宋亡元錄  
 遺臣授司農卿廣東儒學提舉以疾力辭家居林泉  
 嘯咏自號蘧覺先生常飾巾待終自語人曰吾庶幾  
 可以下見穆陵矣卒年八十大震爲人剛方嚴毅平  
 生無戲言御子孫不冠不見所爲文典雅著有蘧覺  
 集行於世祀府學鄉賢據前志府志叅修

廖金鳳字叔祥長沙人長沙舊屬增城後分立龍門縣隸之母何氏夢彩  
 鳳入懷而生故名髫齡卽有異資登理宗開慶元年  
 己未進士宋末兵變詔授增城尹守護縣治有惠政  
 元起朔方憲宗舉兵南伐嶺海騷動隣境賊魁鄭大  
 獠嘯聚剽劫鄉邑金鳳召募勇士有劉才望者極驍

勇率衆附軍聲大振賊畏遁去有司以勞績聞於藩  
府卽檄守長沙克平諸寨時國步多艱詔募忠義以  
圖恢復金鳳首應詔著績遂有大尉之命階銀青光  
祿大夫賞賚優渥復詔褒諭未幾引年乞歸後因兵  
變復起及元兵入閩宰相張世傑挾衛幼主駐崖山  
時金鳳守梅關卽率所部勤王崖山民賴以安宋亡  
歸隱西林娛情山水元詔有才學者許薦用金鳳在  
薦舉中朝使來聘以詩謝之有忠君報國男兒志誰  
肯爲臣事兩朝天命已歸覆舟日臣求尺土卧西林  
等句生平敦尚儉樸孝友出於天性輕財好施總軍

旅時號令嚴明所過人不知兵又能撫卹士卒故人

樂從之卒祀增城龍門鄉賢祠

據府志前志接龍鋪廖氏族譜參修

李肖龍字叔膺龜峰鋪人幼穎敏未弱冠卽有聲於時  
父光發寶祐元年進士除英德洽洗主簿遷潮州通  
判擢通直郎嘗語之曰吾白首場屋晚科入仕非吾  
志也汝其勉之以光吾門遂益淬礪力學咸淳辛未  
第進士初調贛州司戶舊入稅糧多私其贏餘肖龍  
一無所受尋改循州興寧簿攝長樂縣事縣多大姓  
虐小民小民苦之輒逃爲盜肖龍至首懲之大姓戢  
又立團保法使鄉民各自爲兵人皆相識無敢爲盜

者並禁巫覡正婚姻興學課農四境晏然後遷太社  
 令累官至朝議大夫入元遂不仕至元中屢嚴詔鈞  
 考江南諸路錢穀時郡邑吏承風旨輒破舊例益田  
 賦肖龍抗辭爭且為詩以貽其宣慰顏正叔者增之  
 賦得如舊增邑自宋季羅兵燹學宮鞠為榛莽肖龍  
 心傷之欲興復而未能也其甥鄭聰老富而好禮肖  
 龍以義說之乃即鄭聰老宅立孔子主祀之又捐貲  
 立鄉賢祠祀古成之以下諸賢邑人因之彬彬有絃  
 誦聲焉肖龍之學本於六經而九流雜伎靡不該洽  
 尤喜談兵其文肆筆立成而根極理窟不事雕刻所  
 著有易傳五教編崔清獻公言行錄見聞錄等書性  
 剛急嘗製漆牌繫於肘刻銘以自戒曰怒如炎火焚  
 燎自傷觸來勿競事過清涼蓋倣古人韋弦之義也  
 晚歲厭城市囂雜築松鶴庵於郭外即庵中築李氏  
 家廟又遷祖考及諸伯叔墓於鳳凰岡倣伊川墓法  
 以昭穆班焉至元二十八年辛卯冬登羅浮飛雲頂  
 歸得疾將屬纊召其子至榻前語之曰吾無以教汝  
 所為教汝者具在五教編矣絕不及家事遂卒

東莞李氏

春叟謂肖龍以孱然一儒生於艱難反側中豎鐵脊  
 梁為狂瀾砥柱坐折奸萌撫翼桑梓雖位不滿其志  
 權不展其才然生平大業亦畧可見矣

今崇祀鄉賢弟亨龍宋末兵變

與邑人廖金鳳同守縣城以功授本縣主簿參前志府志修

鄭聰老字習思邑右族也性慷慨尚義而好施元時俗尚佛老飾其宮煥耀衢路間而學宮鞠為茂草不顧也增學自宋季兵燹廢闕已久聰老心傷之適舅李肖龍就與謀所以興學聰老曰唯唯微長者言念之久矣立徙妻子他所即其所居宅立孔子與從祀諸賢木主卜日與邑人舉釋菜之禮歷五十餘年皆以其家為祀聖地元至順二年縣尹左祥始得學宮故址於冲霄門外重建焉盱江揭公後斯為之記追述聰老之義甚悉士民至今誦之

論曰梅外李氏所以論肖龍者蓋詳而吾獨難夫為聰老者以匹夫而任當世之責使推是心而廣之則天下事豈復有廢墜而不舉者哉迄于今增之賢士大夫既已雍容劍舄弦歌賦詩即其田夫牧豎亦莫不循循然服禮而守法故雖僻在海濱稱鄒魯焉嗚呼聰老之遺澤蓋深遠矣

葉先生號野舟遺其名白岡人博學窮經不求聞達以著述自娛時以宿儒稱之所著述四書闕疑皆根極理要或曰先生名翔龍字瑞卿宋季有薦之為學職者固辭不就云

陳息卿

據戴通志黃通志選舉表咸淳十年甲戌進士作陳息無卿字大震從子云字鵬圖

其先汴梁人始祖鐸宋承事郎欽宗靖康末扈蹕于杭遂入廣家于番禺增城之間沙村鄉數傳至息卿世有顯德祖龍圖官知鬱林郡父炎震官知建康府糧料院侍郎息卿幼篤孝友勵學行叔父大震深器重之登度宗咸淳甲戌黃龍澤榜進士授登仕郎歷僉書清海軍副使所至有循聲士民嘗像事焉內艱歸偕弟俊卿廬墓讀禮服闋詔起用以父侍郎公年躋上壽乞終養辭不就里居講學樂道終身著有五經析義行于世卒有司舉祀府學鄉賢祠洎明中葉

其裔孫有占籍江南盱眙者克恢其緒如道天順七

年進士累官河南巡撫南京刑部尚書道子大章成

化二十年進士累官太僕卿堂隆慶二年進士累官

光祿卿

道堂各有傳參史府志采訪冊增

謹案史府志傳息卿但畧云其先世入廣家于

番禺增城之間不詳里貫所屬惟考阮通志選

舉表明著息卿沙村人沙村前屬番禺今屬增

城據此可了然也

石文光城南人少有勇畧德祐二年元人以德祐帝北

去諸大臣奉益王是即皇帝位改元景炎遂航于海

元帥劉深攻之於淺灣左丞相陳宜中欲奉帝走  
占城乃先往占城諭意文光從行密察宜中無還意  
遂結占城人并所部數十艘還廣州時宋室既亡羣  
盜竝起相剽掠文光卽以占城人結寨增城保鄉里  
境內以安邑人懷其德立廟於城南祀之卽下街石  
王廟是也今邑中有文光舊營謂之交趾營其南門  
外多山舊名寨山亦文光屯兵之所云

按宋史外國傳占城是時已入真臘而陳宜中傳  
稱欲奉正走占城今仍稱占城乃據陳宜中傳  
又按陳宜中傳于井澳敗後往占城而本紀載在  
淺灣之後并澳之前今據本紀 餘並據舊志  
論曰大厦將傾非一木所能支斯言也其所以灰

忠臣義士之心爲不淺矣文光以草莽之身遠涉  
窮島其意豈僅以保鄉里爲功哉天不佑宋運移  
祚易山河故國愴然歛恨至于今饑餓脯醢之供  
雜然而竝進春秋奉禋祀者蓋萬家焉彼陳宜中  
之徒非所稱委佩垂紳儼然朝列者乎以視文光  
竟何如也

元

盧宗文字子敏石灘人至順間由辟舉官南雄路始興  
縣尹恤驛遞輕關稅清謹自守士民頌德改廣州路  
推官卒按察使綸其六世孫也

吳應雷雅瑤人骯髒負奇節海寇曹叔安等侵據增城  
應雷聚眾保障一方賴以無恐時朝命欲授以大將  
軍應雷守義不出退隱羅浮時值兵荒多癘疫施藥  
餌以療之出粟以賑饑乏所活千百人鄉邑賴之

明

張度字景儀風姿偉特弱冠以才學聞元季舉茂才爲  
高要學教諭遭亂棄官歸局室讀書所業益進明祖  
革元運卽位之四年度復以薦至京授監察御史彈  
劾務持大體帝重之時諸勲臣連姻帝室怙勢多不  
法度每事檢舉風裁凜然譽望振一時嘗建議立張

巡許遠廟于歸德以勸忠帝命有司亟行之初張士  
誠之據蘇州也卽舊治治宮殿居之而徙蘇州治他  
所及魏觀知蘇州以其地湫隘不稱遂還舊治有司  
以爲言帝心嫌之而未發密使度往偵焉度變姓名  
爲日者入吳縣學宮數日廉得其狀還奏稱旨遂擢  
度常州府知府度爲人公廉而蒞政勤常素號劇郡  
威惠竝行一時翕然稱治又吳俗故侈汰度一裁之  
以禮教化大行課績第一召拜吏部侍郎條舉銓法  
不當者數十事皆見用尋進本部尙書時帝用法嚴  
朝臣以忤旨獲譴誅死者無算度一日檢案牘有小





靜明決有惠澤及民馭吏最嚴峻後以事被逮縣民何溥等千餘人赴京奏其治行宥還職尋復召爲御史

湛懷德沙貝人元季多盜練鄉兵保障都邑懷德爲頭目遙授元帥以恩威御衆衆皆受約束時令尙嚴苛竊物者抵死頭目主之懷德部卒有盜池魚者於法當斬命歸辭其父母自來就死及期果至懷德曰若誠當死雖然以魚殺人吾不忍矣戒飭遣之嘗歷他堡見其頭目有以微罪殺人者懷德心憐之乃給之曰願借殺於吾鄉以懲不恪以之歸潛解其縛縱之

使遁去而以旣殺報於是他堡皆感激泣下願爲之死洪武十四年東莞賊蘇友興作亂朝命南雄侯趙庸爲總兵官討之適海戰不利懷德仗義帥敢死士往救官兵獲解南雄侯卒破賊而還居民之近賊巢者以降賊故發各衛所充軍獨甘泉民以保障得免懷德之功於是爲不朽云有司建護國保境祠祀之時又有廖德彰者長沙鄉人今屬龍門元末爲邑教諭嶺海多盜德彰亦建議練鄉兵保障主其號令民賴以安至明統一寰宇已退居於青帽山矣會蘇友興作亂復募義兵佐南雄侯趙庸討之寇平復歸隱

賴麒卿臘埔村人少負奇氣而勇於義洪武閒蘇友興  
構亂麒卿慨然有誅亂鋤暴之志與長沙鄉廖孟濬  
連盟奉藩閩命招募義兵往隸南雄侯趙庸聽調發  
討捕立奇功既凱旋率所部兵歸本邑關子洋殘寇  
設伏待爲所陷死之君子曰長於料大而不長於料  
小豈智不足哉變出不虞齋志以歿惜已  
陳仲光沙貝人剛勇有謀畧東莞蘇友興爲亂脇鄉民  
以益其黨都指揮提兵至將大行洗蕩禍延其鄉仲  
光聞之急挺身赴總兵官白脇從狀爭之再三事得  
解鄉民免於屠戮仲光之賜也

陳敬石灘人洪武十四年以賢良舉授禮部主客清吏

司郎中遇事明決果於有爲以是多忌之者後以事

左遷雲南曲靖府經歷舊作幕官今據明史署劍川州事隣寇

竊發攻州城敬率壯士擊之賊衆大至勢不敵衆懼

欲退敬曰死耳遽策馬張目大罵遂力戰而死軍民

聚泣爭賻焉事聞命有司恤其喪東官祁順爲之哀

詞曰公死而忠永留清節如金之堅如雪之潔如月

之光如日之烈其賢可知已見明史本傳今崇祀邑鄉賢

祠

陳政字宣之其五世祖大震宋寶祐癸丑進士官朝奉

大夫知全州由番禺遷增之沙村其後遂爲沙村人  
政生而秀異六月能言十五作自訟文督學彭琉見  
之曰此殆潛心孔孟者舉廣東鄉試第一卒業太學  
祭酒李時勉試之亦曰異才也命與商輅等四十八  
人讀書於尊經閣景泰甲戌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  
士與修寰宇通志成改湖廣道監察御史疏敬天勤  
民十事人服其敢言尋奉命提督北直隸學校嚴立  
教條稽諸生勤惰隨其資質成就之未嘗輕易棄人  
故學者咸懷其德歷九載將代去諸生奏留特陞山  
東按察副使提督北直隸學校如故終明世未有也

先是積歲缺餉諸生廩米折半支鈔

舊志先是積歲缺餉米半支

政奏言京師首善地宜優禮賢才不宜嗇小費詔復  
舊典久之太常卿缺吏部侍郎尹旻召飲指案間犀  
帶示意政對曰腰金恒抱愧敢逾涯分乎遂不果用  
成化丁亥上疏言追崇孔子當易大成之號以洗前  
元妄擬之非復元聖之稱以正宋人避諱之失用示  
一代崇道盛典與議者不合疏寢不行尋改雲南按  
察副使至則繩武弁之不法者修舉憲度張弛得宜  
民爰安之甲午入覲如京師至湖廣邁疾遂歸踰二  
年卒年五十有九政爲人淳直忠厚不言人過孝友

信義孚於鄉邦博洽多聞蓋餘事也所著有東井集  
初正統辛酉政方以詩經應試二場後瓊山邱公濬  
請誦所作驚曰解元屬子矣不終試而去揭榜果然  
次科邱公乃解元

論曰余嘗讀石倉曹氏十二代詩選得東井詩類  
皆冲澹而閑遠有柴桑處士之風夫明自嘉隆以  
後齊人楚人之說起而風雅之道衰論者獨推嶺  
南諸家以爲中聲之所止亦如政者有以開之於  
其先與政以名儒宿德至今仰之如山斗初不沾  
沾以能詩鳴茲特表而著之者蓋以開示來學使

知所宗云

熊德字惟一馬村人登景泰癸酉舉人授福建汀州府  
推官發奸摘伏有聲丁外艱匍匐奔喪水漿不入口  
累月服闋補饒州考滿歸民不忍舍子文熙歲貢任  
龍溪教諭

吳澹字深源石灘人天順丁丑進士初令弋陽恥隨俗  
吏簿書期會以古循良自期日與諸生講學習射而  
助其不給復立義倉儲粟以恤民之無告者時有中  
貴人至縣橫甚多需索莫之敢撓澹力與之抗日倉  
卒失供備此令罪於民何尤勿使代令受過也中貴

人爲歛威居六載邑中利病興革殆盡政平訟理淡薄自甘民有餽土物者則謝而不受歲旱祈禱徒跣行烈日中甘雨隨注性端謹或坐廳事斷獄訟據案未嘗左右顧有問弋陽髻何似者澹不識也御史陳選薦其賢入覲考最爲天下第一賜衣一襲吏部抑之僅遷饒州府同知清操愈勵廣信卿大夫高明等率六邑民上奏願借澹爲郡守命未下而卒年二十九惟一老僕在旁僚屬發篋視之不足於歛嗟嘆久之訃聞于弋如喪考妣士祠于奎星樓民祠于縣治東澹生平交不苟合行不詭隨肄業邑庠諸生相戲譏或出鄙語則掩耳不聽諸生皆大笑以爲迂嘗讀書一室女僕戲于旁澹怒白其母斥之乃已其爲政清而不苛惠而不費所至民皆思之性喜吟詠庭前有古梅二因號雙白居士蓋自況也所著有雙白集祀鄉賢

論曰余嘗艤舟石灘見其鷄犬繁庶而桑竹稠密時有吟詠聲琅琅振發林樾間因慨然想見鄉先生之遺澤夫樂郤之家夷于自隸高豐連棟而鞠爲榛莽者不知其幾矣唯一二清白吏乃能長其子孫則二疏之見卓哉

胡璋字資禮龜峰舖人中成化甲午舉人爲甌寧令在任九年多善政民俗窳陋其親死不葬爲壇焚之育女者溺諸水璋聞而傷悼下令禁不能得乃毀其壇密偵溺女者其隣不舉則併罪之俗始爲變任滿上印緩歸民乃思之不能忘祀甌寧名宦

姚珩字鳴玉鴉岡人其始祖有嘉祐進士宗卿者官提刑隸籍南海卒葬從化而其子遷居增之鴉岡珩負雋才登成化甲辰進士歷戶部郎中賦性清介時四方連艘輻輳集京師舊例按所至之先後以次收納屬有以百金求速之者介其僕從容爲言珩杖而遣之自是人無敢干以私旣而奉命理邊餉痛革舊例餘耗入己者數萬金悉以充餉人稱其廉未幾卒于行所旅櫬蕭然士民賻贈乃得歸祀鄉賢

陳道字克修原籍沙村人爲糧料院侍郎炎震之雲孫祖天福洪武中以事戍泗州父榮徙盱眙因占籍焉道少力學兄克正爲河間教諭不遠千里往師之天順壬午舉於應天甲申登進士成化改元授吏部文選主事調南京刑部陞郎中清謹自持門無私謁都人因有板陳之號獄無留滯尙書周莊懿重之推總諸司章奏丁酉值內艱服闋改南京兵部武選甫逾

年擢知金華府府民多健訟所牽引輒數十人累月不能決道一訊輒得其情鮮挂累者有好豪屢起大獄捕置於法宏治元年擢江西參政歷雲南右布政使轉陝西左布政使所至以能著聲尋擢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至鎮疏陳利害甚悉治河防寇動中機宜謂彰德等府與山西直隸錯處水旱之餘民多爲盜宜專設武臣陳州境鄰直隸州數百里盜所出沒宜增縣治黃河之決河南爲上流而患及直隸大名府等處濬治夫役宜屬之河南事下公卿議多從其言又以河南宗室太繁無賴者導之橫行不嚴禁之

將爲國家憂非所以全親親也十一年戊午入爲刑部右侍郎無何轉左侍郎尋擢右都御史視篆南院踰年改南京刑部尙書道諳練而明恕獄無大小悉加詳慎十六年秩滿將赴京奏績以病乞休而渡江俟命於家朝廷勉留之詔旨未至前一日竟卒年六十九贈太子少保賜祭葬祖天福父榮俱贈通議大夫子大章成化甲辰進士歷官太僕寺少卿歿後父子同祀鄉賢孫雲松以廕官陝西叅政

參府志  
采訪冊

黎皓字廣暉慶隆舖人貧而介諸生時嘗假館於友人阮某所阮之僕盜金器數事匿於牆隙皓窺得之悉



舉以還阮阮欲分其半以酌皓皓不受又適棠溪暮  
同道遇遺橐發之得白金五十鎰明日懷之復走故  
處俟所遣人悉歸之則羊城吳世隆也以歲貢經歷  
南昌請移檄本省給半俸養親以從征功遷陽朔知  
縣陽朔猺獞雜處傲狠不供賦皓至諭以大義猺獞  
俱聽命輸將唯謹又擇其慧者延師訓之由是彝俗  
皆化漸馴擾爲良民當道薦之比三年遂解組歸分  
諸子惟純脂一甌家居二十載焚香誦詩而已信陽  
戴冠謫烏石時見之稱爲真仙湛先生若水贊其像  
有曰夫何衣冠之襜然容貌之癯然愴胸中之冲然  
其後人多以科貢起家蓋能世其德云子釘字以和  
敦樸恬淡能文章不樂仕進隨侍在西粵時皓故清  
約署中惟脫粟雜芋豆爲羹不改寒士之素而釘安  
之皓顧之喜曰孺子可教矣遣之詣甘泉時甘泉方  
講學釘一聞心性之說若有省至數日徘徊不能去  
甘泉謂其可進於道云性好施予里中有貧不能炊  
者暴骨弗收者不憚罄橐助之及卒御史潘洪志其  
墓

顧常在石灘人嗜學能文補弟子員充貢遊太學既卒  
業遂歸蠟屐日遊山水閑有終焉之意或勸之仕則

答曰仕以行所學也學之不足而冒榮焉寧非以官爲貨乎遂結廬高灘崗藝園蔬種稻自給安農圃之業適崗中荒歉避役逃亡者踵相接乃出所藏穀餉焉葉逕苦竹二陂稅田十餘頃苦潦不能耕其民困於逋稅常在鑿圳以資蓄洩遂成沃壤皆樂業焉崗之民德之至今垂之石刻

吳良棐字時彥石灘人中宏治己酉舉人除左軍都督府都事以新進忝總戎務靡不諳練遷工部員外郎奉命修理京倉課工飭材百廢具舉轉戶部權商稅于浙悉進其羨而不利其餘又調刑部值江彬弄權良棐守法不撓遂謝病歸後復補戶部卒於官尚書霍韜爲之賦哀詞焉

湯文經字懋誠北門外人中宏治戊午舉人會試不利歸築一鑑軒讀書後授江西臨江府通判判故閔職任之者多闕冗養安而文經彌自振刷不敢怠前守獄多賄囑有孀女草烏之寃文經爲平反又議建峽江縣以扼盜衝正德十四年寧王宸濠反南昌提督南贛軍務都御史王守仁駐吉安起義師討賊臨江守戴德孺及文經皆起兵應之時軍府新建諸事倉卒下令造戰艦甚急文經不踰旬而成百艘守仁才

之乃令督哨遂從守仁破南昌又戰於鄱陽擒宸濠  
 俘獲甚多會朝列有忌守仁者其官屬論功多不錄  
 文經判臨八年以年資稍遷福建延平府同知延平  
 有浮梁商稅屬同知向皆厚征困商旅文經薄之府  
 僚供億咸資之庫吏充是役者率破家文經任三載  
 惟以折薪自給及罷官而橐可垂也順昌有老僧自  
 山中出遺之布文經為選受一端太守屠喬嘆曰公  
 宦歸一貧如此哉歸而坐嘯北臯不問家人生業四  
 壁蕭然惟積書數千卷屢召諸子謂之曰吾以此遺  
 汝踰萬金產遠矣時邑中尚書湛若水以道學著憲

使盧綸以直節著文經以博學篤行介其間稱二賢

子叙歲貢次价次欽並舉人文經卒有司祀之鄉賢

據舊志族譜及陽明年譜參定

論曰宸濠之役惟王文成等一二人當上賞至大

官其餘皆名不遷實更屈抑之天下士大夫亦何

負於國家而所以灰其心而解其體者乃若此讀

文成辭爵諸疏可以觀朝局矣文經泊然自守其

履官如枯僧此豈復有功名榮落之見在其意中

雖然如文經者乃使之以廉吏終哉

林允字善信龜峰舖人中宏治己酉舉人選授陽朔教

論以孝友實行式多士擢知荆門州政尙廉平州人  
誦之以直忤上官左遷沔陽學正轉永興令遷靖州  
辭不赴居鄉義以處衆嚴以訓族長兄元從子以良  
俱領鄉薦歷州郡所至著政聲次子鸞邑庠生冢孫  
耀以軍功世襲增城所百戶加陞守備明新和俱爲  
名諸生人稱一門之盛

林陳字子覺仙村人少儻自雄其才遊於陳白沙先  
生之門白沙亟稱之嘗讀書南海廟有御史按部謁  
南海神見其壁閣所署大奇之請相見談竟日去後  
御史訪白沙語及陳嘆曰斯人諸葛儔也白沙與之

詩因有過客窺諸葛論詩病長公之句

尹鳳字舜儀天性孝友連喪二親泣血六年腰經不去  
身遇所生日不御酒肉閉門悲思輒逾日以孝聞生  
平非法言不言非法服不服有古人風治家自冠婚  
喪祭及一切應酬皆有儀率循古禮晨起坐中庭子  
姪左右侍肅然若朝廷毋跛倚者遇親故誠意懇款  
鄉曲慕其德然無論老穉皆嚴憚之未嘗敢謾語於  
其前與邑尙書湛若水同遊白沙門爲道義交築萬  
竹臺於九龍巖講學因自號萬竹又嘗與邑顧鸞鄭  
潔溫裕趙元甫湯璽共一十七人構鳳臺詩社相唱

和邑令朱文簡造其廬贈之詩有縣官到門日三丈  
萬竹主人頭未梳之句蓋高之也屢賓於鄉卒年八  
十二湛若水為之表其墓

盧綸字朝言別號望峰會仙鋪人兒時神采秀異雙眸  
炯炯若曙星而器宇凝重年十二能屬文日誦數千  
言中宏治乙卯舉人壬戌成進士授行人嘗以使事  
至安南安南人以八寶盤為贈辭弗受安南重之遺  
之詩有名樹銅關月清搖桂海風之句遷戶科給事  
中轉吏科右歷兵科左遇事侃侃無所避武廟初逆  
瑾用事綸抗疏劾瑾奸狀不報三年六月瑾得匿名

書怒甚詔百官悉跪奉天門外頃之執庶僚三百餘

人下詔獄時酷暑多暍死者綸獨氣舒舒若有神助

得不死

舊志抗疏劾瑾奸狀忤旨伏地懇不起武廟怒入宮瑾獨留不發曝酷暑下至晡多暍死者綸獨氣舒舒若有神助內閣

梁文康謂綸謬謬一砥柱也旋奉命核大同等處軍

餉大檢諸侵蠹不法事直聲震一時人多忌之者遂  
出之為四川叅議所屬大饑或欲請於撫按俟報允  
乃賑綸曰民旦夕且死若案牘輾轉延緩則索之枯  
魚之肆矣彼汲汲長孺者何人乎於是出庫銀糴穀復  
檄諸州縣出贖罰銀糴穀以糴多少為殿最得穀數  
萬石民獲甦者且數十萬焉所屬有地瘠民貧而差

役與沃土等者又有鹽戶課重而雜差與民戶等綸  
覈其實悉權其輕重而均通之令下權聲載道正德  
九年乾清宮災興工營建遣侍郎劉某入蜀採大木  
侍郎者專倚辦于綸及得一大木後先用輓者萬人  
出之山中至平陸民力告竭而距水猶三百里綸爲  
文祭木請輕之是夕忽大風雷雨江水暴漲漫溢平  
地高丈許大木遂順流而下不知所向屬吏或危之  
綸曰無恐此神之相我也越數日得報則已下湖廣  
夔陵界矣武廟嘉之有金幣之賜後以按察副使備  
兵重夔時流賊猶未盡其首御馬子淹老人等爲蜀

患又千戶文獻集亡命有異志綸俱勒兵誅之陞四  
川按察使適楊廷和當國子弟怙其勢橫行鄉里間  
綸置之法廷和祈免不聽啣之以事罷綸綸遂致仕  
歸嘉靖初藍糞良田賊大橫兵備道王大用提兵駐  
增城勦捕綸爲之畫策擒賊首黃雪梅諸餘黨皆殄  
戮境內以平綸素爲鄉人所信服訟者多不赴官願  
就綸質綸每日晨起必衣冠謁家廟退卽課諸子讀  
書訓以忠孝大義甚嚴初綸罷官時母蕭猶康強無  
恙每旦問安進飲食必躬親不假手婢妾比歿慟絕  
復蘇蔬食三年未嘗露齒伯仲皆早世撫諸子猶已

子爲之謀嫁娶所有田宅皆分割畀之足跡不至會  
城三十餘年縉紳有未識其面者卒年八十有九孫  
應科應徵領鄉薦會孫偉歲貢弼亦歲貢明季授戶  
部主事改湖廣道監察御史其後人多賢而克家隆  
慶二年祀鄉賢祠孫應科字賢甫博聞強識爲諸生  
有名嘉靖戊午舉於鄉任望江令以清介自守爲政  
不苛擾民皆安焉望故無城應科爲請于上城之城  
已遂告歸後開府宋公至移檄以金幣羊酒旌之于  
其家曰而力任城事保障功多也家居時民苦徵歛  
勸縣緩之又偕邑薦紳議規南山塔塔竟成邑人于

塔前建祠祀之應徵字穉名髫齡補邑弟子旋食廩  
於庠每試輒冠軍名噪都邑繼母顧氏孀居應徵奉  
事朝夕能得其懽心又嘗捐貲營先祠人稱其孝萬  
厯丙申饑應徵出母所積穀煮糜哺餒者天啟甲子  
又饑卽遣人千里外買粟賑之然跣跣好施予於家  
人產不問也生平胸次瀟灑無戚容有以非禮干者  
亦一笑而罷置之弗校資性尤穎異入書肆市書市  
人高其價應徵借覽能覆誦無所遺市人駭嘆出其  
所欲市書贈之弗取值每試出爭鈔其所作相傳誦  
中萬厯戊午舉人已未會試深爲闈中所激賞以後

塲謄錄者漏幅不錄乙丑病於公車夢中有神謂之  
曰子亟歸吾以順風送子矣自金陵至增幾五千里  
僅半月抵家至家一日而卒曾孫弼字元英應徵子  
也由監生薦授推官扈從唐王聿鍵於閩爲太學士  
蘇觀生所知奉命徵湖南兵決機應變總督何騰蛟  
尤器重之尋以憂歸會永明王立於肇慶卽家起用  
弼從騰蛟請拜弼戶部主事改監察御史復宣諭湖  
南諸鎮繡衣持斧慨然以澄清江漢爲己任遠近欽  
其風采然是時疆宇日蹙諸鎮將各逞其私騰蛟雖  
倚弼爲重而 大兵已壓境人無固志弼知事不可  
爲乃棄官歸放浪山水間自號休菴以壽考終初崇  
正辛未弼預修邑志迨康熙癸丑丙寅兩經前令重  
修並延弼訂正焉所著有紉蘭集

論曰直臣者國之元氣也綸以旋轉外夷故南巡  
大禮皆不與其禍然於劾瑾時嶽嶽見一班矣獨  
是張春岡之祭綸也曰淚先憂而草奏兮孝廟頷  
其蹇諤則綸在宏治中固早以風節著乃皆軼弗  
傳祇傳其劾瑾時事而所傳者亦僅焉爾嗚呼後  
有賢子孫尙念之哉

單雍隱居羅浮嘗從湛文簡遨遊於四百峰之間素有



高義族有逋賦追呼甚迫不能償雍代償焉旅人憇於樹遺其橐而去雍追之數里還之鄉人上其誼於督撫檄縣復其家

陳廷璉石灘人體貌魁梧性行嚴峻為諸生時憲司某

延之教其子有鍾姓者訟將屈以百金壽廷璉囑廷

璉緩頰為憲司言之廷璉拒不受舊志父母遭疫或勸之少避嘆曰親

既不幸人子安忍逃之中正德癸酉舉人授應天府推官獄無

冤滯稱明允尋擢南京太僕寺丞五疏乞休歸杜門

讀書削跡城市舊屬戴某故交陳某皆官廣東屢致

書招之未嘗往見居官廉潔退閑益謹風節凜然

張潮字允信號春岡增之儒林舖人少孤貧力學比長

博綜六籍旁該百氏其為文如飈馳燧發而體壯辭

古卓然稱名家中正德丙子舉人其母孀居老矣三

值會試不赴兵備副使王大用提兵勦良田賊至縣

聞其名而造焉縣民有主盜者王訪得之將治其事

餽金數百鎰求解潮厲色叱之大用益禮重焉嘉靖

間授建始知縣彞俗悍而愚多逋賦縣官下鄉徵督

顧雜餽駝馬絲綿等物無算潮曰無庸也悉籍之以

償逋者邑校弟子員缺潮擇民間俊秀二十餘人教

之讀書朝夕課所業業成請于督學悉收之士習遂

喁喁向風無何解官歸行李蕭然士民絡繹送至百里外相與立碑以紀去思焉至家晚節益勵非公事未嘗見縣官時甘泉先生倡道于增潮年七十三顧納拜著門下籍甘泉一見呼之爲老友請爲明誠書院長凡士之從甘泉遊者必使之先詣潮所隨其資學之淺深開導懇款周悉皆充然若有所得或甘泉至書院開講潮展書恪立終日無倦色白髮毵毵而音吐洪亮不異少年人論者以爲甘泉之有春岡猶陽明之有蘿石云年八十四卒所著有游藝集祀鄉賢

黎民懷字德孚少工詩與邑中胡相江多所唱和補邑弟子員試輒高等屢困鄉試母黃病久不瘳遂棄所學遍訪岐黃家得方書母病愈遂精其術學博黃陽及同社諸子各爲詩爲因孝易業卷贈之自是以疾來問者藥之必愈然亦不問值行誼至高里中人有曖昧者不敢使民懷知也少師陳某卒無子民懷爲之營葬歲時伏臘率同事至墓所祀焉邑令王師性王良心兩致大賓式廬問政甚禮重之著有光霽軒集行世子元熙二孫評許皆著名於時元熙字雍孺博洽羣書詩律書畫無不精詣補邑博士弟子試輒

優等當食餼嘗讓於友之貧者戴筠臺守廣州欲延之爲弟子師元熙弗樂就竟辭之丙子與修邑志多所論述凡當道有所撰著多出其手而厄於一第士林爲之扼腕元熙怡然自若嘉靖辛酉流賊肆掠城中元熙爲縣官策畫請兵爲書數千言倚馬立就捕得賊置於法一夕夢歸水簾題詩有丁寧莫遺移文至谷口終須屬子眞之句不數日而卒人皆異之時年五十有四著述甚富今行世有水簾洞存稿然皆散佚之餘矣

黃蘭字國馨隔濠人性嚴毅讀書有學識既廩學宮及貢矣督學李麟以劉瑾責賂故鬻廩取盈焉臨部歲校夜闢門索賄甚急蘭不應竟黜遂誅茅構社自號養晦日與諸子商略經史偕一二同志賦詩爲娛於聲利泊如也年八十有司致冠帶延之賓席蘭固謝之有詩云虛度韶光八十秋倦飛山鳥已還休慚無襪線縫華衣自剪蓑衣俯碧流尺素免教來使急閒心剛被野雲留更憐筋力難爲禮願借溪山隱白頭明年春知縣朱道瀾造門強出之就大賓年八十有六所著有藏晦稿

劉致道字以學生平敦樸不欺補諸生不沾沾事榮利

隱居古崦山中杜門養親以孝謹聞足跡不至公府  
嘗著小學切要甘泉先生爲之序又立家政以訓子  
孫皆有關風教子維典歷官教授所至有聲人以爲  
得家學云維典別有傳

黃袞字朝儀隔濠人性孝友立身以實踐爲本嘗曰文  
士務浮華多讀書何益顧力行何如耳家故貧約給  
衣食稍有餘卽與鄰里共凡鄉曲中以鹽醢瑣屑相  
詬誶得袞一言卽渙然冰釋俗故尙浮屠袞力斥之  
雖婦稚亦心然其說每晨起整衣謁家廟畢焚香靜  
坐以訓子爲務年八十有司優以大賓子夢說

夢說字肖甫性樸懋操行端重嘉靖己酉舉於鄉授  
邵武知縣適有土寇竊發夢說繕治城垣捐俸募土  
兵以守之又立寨團鄉兵使人自爲守而嚴保甲之  
法以稽察匪類四境帖然賊平之後革火耗禁誣告  
剔蠹釐奸羨政具舉又於城東創二石橋東北造二  
浮橋以便往來而民不病涉先是縣官薪芻鹽米魚  
菜之屬皆責之里甲里甲以責之民供億繁費比戶  
嗷嗷夢說故清約凡朝夕所需者悉出俸金易之市  
并條于上著爲令邵民以蘇巡撫都御史譚某巡按  
御史陳某遂交章薦之稍遷辰州府通判辰介黔楚

之間苗民雜處會苗人作亂說單騎入溪崗召其酋  
諭以禍福皆俯伏效順甫及期卽以外艱歸三年要  
經未嘗去身恪守苦次足跡不及戶外服闋遂不復  
有用世意吟咏田間於榮利澹如也有里人張度爲  
名家宰失祀夢說卽其故居祠之邑人高其義年九  
十二遺稿多散逸孫拱寅稍銓次而梓之曰拾餘稿  
行於世據舊志及史府志恭定

謝禧字永錫馬鞍岡人素性恬淡不競榮利師事甘泉  
先生而與黃文裕佐相友善信陽戴冠謫烏石驛丞  
亦甚器重之以歲貢入太學屢試高等授湖廣湘陰

知縣多惠政不阿上官在任數年縣人稱其清直一  
日夢兩女子衣翼翟珮聲璆然曰廟余余福汝旦而  
求之得英皇廟故址乃庀材重構庭宇皆壯麗而禧  
兩耳顧由是失聰會御史行部至湘陰索夫挽舟弗  
應御史旣不懌與之言第唯唯御史怒甚作聲呵之  
禧遂拂袖歸歸而兩耳復有聞也居恒自詫曰神之  
福予當如是哉亡何章聖皇太后崩議梓宮南祔世  
宗躬詣睿皇帝陵所相度道湘陰從官大擾繼禧者  
乃以失供具倉卒被誅禧家居杜門自食其力鄉評

高之

據舊志本傳  
雜紀恭定

論曰左氏傳春秋司馬公作史記往往好言神怪事嗣是而後史家之法亦稍謹嚴矣雖然若禧事固邑中父老子弟所爲相耳以熟者非齊諧誕謾之比亦因以見良吏之不可爲而可爲不然禧將何以得此於天哉外志又有黎皓羊城問渡之說但徒脂一甌風致甚高非僅以還金獲報者故不著云云

張文海字原道龜峯舖人幼穎悟博涉羣書而尤邃於易作易疑精於律呂作律呂問答有所感情作漫談十二篇以自見爲人端慤自守不詭隨以舉人知華容縣兩月未竟其用人皆惜之嘉靖戊戌志文海羣也

伍閻字太和沙貝村人跳盪有奇氣擲管輅數千言從湛文簡遊顧亟稱爲閻道督學使者一試異之檄以儒童超廩三載中嘉靖戊子舉人授武城教諭文行爲時所推重遷聊城知縣廉公敏惠苟利百姓者毅然身任不惜勞瘁值大水邑中饑力請于上官得粟七千餘石以備賑聊故多積蠹若排甲廠夫馬頭驛傳稅糧弊竇百出閻秉燭料檢每達旦剗剔殆盡凋瘵以甦聊城有侍郎許成名者自京師遺之詩謂之

真父母云亡何以內艱歸聊人送之郊相向哭有失聲者服將闋聊城人又相率走京師請於朝愿得伍令再令吾邑疏上竟不許補泉州南安南安人聞之家相慶也閭涖治南安一如在聊城時不三月遽得疾卒閭篋中故空空無所有倉卒覓一棺不可得而時方盛暑邑人恐肢體或遂糜爛各懷鏡以進環布左右護其尸有僉事黃澄者老矣嘗購美材製一棺爲身後計慨然曰豈可使賢令遂槨葬茲土哉舉以贈之知縣黃源并致衾襚焉比喪歸哭聲震江滸聊城人聞之亦哭皆盡哀

林以良字其元允猶子由嘉靖辛卯舉人授建德知縣講禮以化陋俗若淫祠浮屠溺女火葬之類一概禁止又爲縣建二塔修文廟祭器遇大稔施粥活民厯九載遷橫州守建德士民立碑以志不忘以良自以旣仕有俸祿舊所遺田宅悉與弟有古友于風

黃文典字叔貞會仙里人幼有異質而苦貧不能就學張建始潮一見奇之留卒業于門補諸生試輒高等中嘉靖甲午舉人授陽朔教諭陞繁昌知縣素性峭直不避權勢有豪宦董某強佔謝九功田九功訟之經三令不得決文典曰伸冤理枉有司責也遂以田

還九功而董某銜之甚文典遂解組歸所餘俸悉以分之昆弟鄉里推爲約長凡里中不平得文典一言立釋其素行服人如此

張少連字舉之性濶達不拘小節於當世無所不睥睨諸生時河南戴冠仲鵬以謫至居鳳凰山少連過訪之不值題其門而去仲鵬還詫曰是何人所爲者久之知爲少連因求見握手談驩甚恨相知晚也督學魏校亦奇其才召之入署中居西軒令讀書校故儒者性方嚴而少連狂易卒不自檢飭會有譖之者校遂怒除其名少連自以負異才科第可立致顧中道

顛踣乃竄名儒士籍走京師會世宗以與世子入繼大統大學士楊廷和等持濮議甚堅而張璵桂萼等以新進小臣持異論中上旨取富貴去少連心艷之亦伏闕上大禮議又上明堂議其言雖條據經史甚辨然類皆希世附會冀幸博一官而卒不可得落魄久之乃從中貴人鎮粵者歸歸益跣地恣已無所顧忌遂爲郤者撫拾以罪拘幽獄中乃作鳴幽之賦其詞曰吁噦莫予察兮盍抒憤以自鳴將懲羹而銜枚兮孰亮余之中情卽溘死而勿恤兮懼枉之未正嗟有生之不辰兮獨靳余之純命昉太元之生物兮實



無心而無爲紛淑慝而並育兮溷參差而不齊伊耆  
化而蚩尤桀兮四兇橫而元凱舉元德舜而傲象兮  
圮族鯀而夏禹夏臺信而詘癸兮姜里釋而殪辛比  
干剖而梅伯殘兮雷開順而崇侯親蹠曷永而顏夭  
兮紂曷榮而箕辱虎曷聖而肖貌兮羽曷善而重目  
嗟化理之莫測兮矧恤予之行塞將虛生若蜉蝣兮  
胡備余之物則又敏惠而夙覺兮羗十祀而屬文試  
睥睨于一世兮曾目睫之無人謂景宋爲牙與兮謂  
馬班爲儻圉謂屈賈爲屬車兮妄斯文之自許天固  
篤余以材兮胡旣裁而勿培羗侘傺而緯繆兮將布

武而儻徊惜夫履以蹈厲兮又眩露而胎怨勿顛越  
而卻步兮嗟有貞於初志繫橫奔而迷歧兮又阻溺  
于回淵悲往之無方兮式問津於甘泉幸指余以所  
之兮信如砥而如矢載翱翔以逍遙兮覺周道之孔  
邇斲木蘭以爲車兮鞿驥而爲駟輿荃蒞以爲贊兮  
將美人之是瞻胡道阻而多棘兮馬班如而車尼將  
徒卑於沮洳兮忍淖淖而滅跡遵雲麓以如高兮紛  
蔽日之蓬蒿林深窅以黝黝兮閬夔魍之嘑號雲鬣  
鬣以潑墨兮雨溟濛而如注風怒號而震驚兮悲幘  
幘之無處哀吾生之途窮兮將老死於山中闢菘蕘

以茹芷兮時緝篠而編蓬  
獨鴝以吾與兮馴麕麋  
以吾侶託修篁之比隣  
兮芘石樓之敞宇殫明霞  
以樂饑兮緝爨留而爲衣  
縮薜荔以爲帶兮彌蓀蕙  
而爲帷墾爨原之膻膻兮  
芟蒼叢之惡蕪植幽蘭以  
盈畦兮惟芬馨之自慕嗟  
美人之未覲兮牽寤寐之  
幽懷采衆芳而欲贈兮詘  
蹇脩以成諧涓佳期於芳  
春兮恐家室之遲暮嗟下  
女之善閔兮比釐降而改  
路復蒙詢而離毀兮胥指  
堯而爲蹠厚誣正以爲邪  
兮交詆璞而爲石龐嗷嗷  
而吠影兮蘭猗猗而闕芳  
足旣別而自信兮冀碧瞳  
之見珍杳飛熊之夢卜兮  
殄胥靡之奇夢媿殺皮之  
自售兮奚魚鹽之取重孰  
束帛于猷猷兮罔釋褐于牛  
衣孰棄瑕於食卵兮罔脫  
械於士師悲古道之日靡  
兮宜修能之多棄迷元黃  
於牝牡兮紛駑駘於駮駟  
混魚目于隋珠兮錯砒砒  
而瑤琚謂烏白而鷺黑兮  
謂白台而劣于元姬嗟市  
塵之善昧兮舉幕面而莫  
識巧中傷于射影兮紛含  
沙之鬼蜮回余車以南征  
兮復索居於朱明嗟山天  
之旣荒兮日理蕪而芟荆  
固雲扉以長扃兮掃浮徑  
之行跡倚石閣之嵬嵬兮  
采衆芳以游息引山賓以  
相羊兮與胎仙而翱翔偕  
木客以咏歌兮邈塵寰而

相忘嗟讒夫之未已兮紛噂啗而深毀胡違世之不  
尙同兮羞獨好而殊軌嗟麗媵以招妬兮信靈修之  
離刺緊蹇直以致讒兮宜剛介之見棄謂蘭爲菴兮  
謂薰爲蕪指莖爲蕭兮誣鳳爲鴉孰無兄而烝嫂兮  
孰娶孤而搗翁謂不疑盜金兮謂曾參逞兇溘嗾  
而就纏兮納罕罕之黑獄羌苦楚以摧挫兮竟幽囚  
而蒙辱寘危體于叢棘兮困囊頭之三木旣拘攀以  
扭手兮復縱錚以鏖足牢于權之不可展兮械于桎  
而不能伸姦宄爲伍兮魑魍爲隣鬼伯夜訶兮鬼僕  
與守昏且莫辨兮曾不見日與斗垢膩莫滌兮濃鬱

蓬蓬蟻蝨滋集兮肌隱蛆蟲腥穢不可聞兮生不斃  
胡爲使子羅斯極兮籲于帝帝闇重重兮窅窅莫聞  
明日達聰兮胡無人余罪當誅兮不足惜一夫不獲  
兮伊誰責亂曰曷怨尤兮省咎自懲重練要兮益余  
修能禳詢完名兮雖夕沒而余寧後得釋飲於憲使  
盧綸所龍門令在坐不相能輒弄酒罵之卒不改也  
少連所上大禮議見席書大禮議集中

周濬字通叔龜峯舖人通敏好博覽而尤邃於禮中嘉  
靖癸卯舉人署永春教諭充應天鄉試同考官擢東  
明知縣修潔自好自登賢書至罷官家居未嘗一干

有司爲縉紳所難其子弟並治禮經有聲長子校亦以禮經應試中辛酉舉人署陟縣教諭充山東鄉試同考官擢遷桂平知縣歸悉褻其俸祿所餘者置祀田併建橋於其鄉以濟病涉者邑人稱之孫文輝亦官興化通判蓋世其家學云

胡庭蘭字伯賢璋之孫也少時爲名諸生應嘉靖二十二年鄉試薦第一以策中有譏執政語爲御史所持罷之至二十八年卒以第一人舉明年成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又明年奉命權稅揚州有羨金數萬前使者皆納之橐中庭蘭嘆曰今天下北苦虜南苦倭

計臣籌兵餉日夜蹙類人臣恨不能息財佐縣官緩急乃爲乾沒以自肥乎則盡籍報之擢北京陝西司員外郎署郎中事尙書倚之如左右手令總理諸司庭蘭考校錢穀贏縮軍中羽檄告匱權宜貸給無不立應事以大濟二十五年夏出提督福建學政吏部尙書某者與中貴人皆馳書有所關說庭蘭不應也而是時總督胡崇憲誅海賊徐海汪直浙倭之泊岑港者皆移而之閩三十八年夏四月遂圍福州據明史巡撫阮鶚等議城守庭蘭任東門甫受事卽得賊間二人斬其首懸之旗又作書告東城士大夫撤游廊

不然者賊且火東城士大夫弗便議喋喋起已而賊果舉火焚東門庭蘭急張革或取茵褥懸之皆注之以水火不得上再拜祝天願返風風忽轉而西火從之賊反有死於火者明年據行行部至興化倭又犯興化庭蘭募精兵據險伺其間突出擊之斬首數十級倭遂遁去乃觀兵於烏石泊舟師追倭力戰峰頭澳皆大捷初倭之圍福州也巡撫阮鶚故懦怯束手不能措一籌賂以羅綺金花及庫銀數萬又遺以巨艦六俾載之以走而瀕海百姓避寇者扶老携幼號泣赴東門則下令不納庭蘭爭曰城以衛民也苟無

民何城之爲竟仗劍開門納之其得入者德庭蘭甚繪爲東門圖交口頌庭蘭而詈巡撫鶚不置巡撫不能無移怒又有某生者素舞文橫鄉里有醜行爲庭蘭所黜承巡撫意旨播爲浮語稍稍達京師吏部尙書者方以庭蘭拂其請盛怒無所洩遂謂庭蘭職學校不職兵事越俎創議開城門幾致不測當坐罪論前後守城及破賊功足贖乃以僉事整飭兵備雲南先是楚雄叛蠻阿方等兵起攻易門流劫嶧峨昆陽新化各州縣僭稱王勢猖獗雲南又大亂巡撫呂光洵請討庭蘭至卽監易門軍間道疾趨擒混天王李

向陽於鴨母谷俘斬數百人軍聲大振乘勝督官軍與土官王一心王行道等分道並進克大小木址二寨阿方拒戰陣斬之而餘賊猶未盡庭蘭還軍駐嶧峨擒趙大經施得名與分府李斗等又駐軍新化乘夜斬者索並獲其謀主撒魯頗與楊絃子分州等楚雄遂平時嘉靖之四十三年也巡撫呂光洵上其功請超擢而庭蘭在軍核功次頗嚴又與黔國公有卻忌者因緣爲搆前吏部尙書故仇庭蘭者方欲以滇事窘庭蘭得露布益大恚猶引前守福州開東門事刺刺不已庭蘭聞之遽移疾遷貴州叅政亦不赴遂

歸家居至隆慶六年穆宗念其功齎白金文綺就其家賜之然竟不召庭蘭故儒者而曉暢兵事具文武材操行修潔歷仕廿年不以一錢染指官雲南時子病購丸於指揮馬某指揮者方覬其弟世職無由也乃置金丸中并鎔金爲盤漆之盛以獻庭蘭怒不及整衣冠遽出坐中庭召馬指揮還其丸旋得其謀襲事置於法庭蘭又嘗講學鳳臺合王湛之旨而一之所著有詩易講意相江子集卒年七十有五祀鄉賢邑人以其建雁塔故祀之於雁塔之陽

據舊志行狀及明史叅定

論曰增故多賢者其德望偉然爲當世所推仰蓋

後先相踵也而智深勇沉識開闔能操縱者惟庭  
蘭使竟其所長蓋與翁仁夫比烈矣夫輪轅之用  
可以致千里以尺木距之則止而不行易曰繫於  
金柅所以爲小人嘆也嗚呼豈不惜哉

劉文裔號學藪白岡人好學博覽自經史諸子旁及圖  
經象緯律呂壬遁之學皆能舉其要領由龍門歲貢  
授江西撫州府訓導時郡人鮮嚮學文裔到任日進  
諸生討論古義諄諄不倦未逾年士風丕變其文章  
行誼爲臨川羅文正等所仰重大吏以聞於朝除雲  
南儀寧王府教授敦促就道倉皇治裝甫出境感病

卒有司護其喪以歸

恭府志  
采訪冊

盧應周字少文沙貝人少從湛文簡遊有志心性之旨  
弱冠補諸生應鄉舉幾售者數矣而卒困躓乃教授  
里中里中人經其指畫皆有成子崇勳爲分水令應  
周一至署中視其政卽命車返崇勳以所得俸寄餉  
具甘旨應周悉出以建宗祠賙貧乏里族至今猶能  
道其事年及貢得疾遂不起後贈奉政大夫子崇勳  
字惟敏舉萬厯戊子授浙江分水縣知縣會大水害  
稼民艱食崇勳蠲俸以倡賑所存活甚衆嚴禁溺女  
俗爲之變擢福建漳州府同知分水人如失怙恃漳

州瀕海其子弟多不安生業習爲奸匪向倚豪民爲窟穴及事覺卽跳走重洋踪跡飄忽莫可問崇勲至捕之卽得咸驚以爲神奉委並察泉州諸屬邑釐奸剔蠹毫髮無遁情權海澄攝漳浦戢詔安礦徒起南靖游饑所在著威惠焉竟以執法忤上官遷福藩長史以終養辭不起勲性廉靜居官時無紛華之好解組後不通冠蓋爲有司所重崇正初以冊立皇太子恩進階中順大夫戊寅有司採輿論祀于鄉賢祠分水人祀之名宦

黃偉字廷崖田美人歲貢生選福建邵武府光澤縣訓

導光澤山谿雄峻士人多强悍薄物細故爭訟不休偉抵任詔諸生先器識後文藝作育數年學風丕變以親老苦遠遊辭職歸里諸生依戀不舍走送至數十里外返里後杜門謝事惟以詩文自娛年七十終

於家

參嶺南人物傳采訪冊

劉維嵩字鎮中石下村人少失怙恃鞠於祖母黎事黎以孝聞比長補諸生博學能文章中嘉靖戊午舉人隆慶戊辰成進士授大理寺評事念黎老上疏乞終養其略曰臣生六月失母臣祖臣父先後棄世臣後母弟亦相繼淪沒僅存弱息年甫七齡內無叔伯之



增城縣志 卷十九  
親外鮮姻黨之助賴祖母黎懷抱鞠育至於成長朝夕紡績供臣讀書今祖母年踰八十有二老耄衰憊舉目無依臣不忍遠離膝下而祖母促臣赴試至再至三臣恐傷其意勉強束裝北來入試偶蒙甄錄不意近得家報祖母目視愈昏不辨咫尺行步愈艱不離床褥望臣之歸不啻饑渴臣一聞斯語憂思倍積昔李密謂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臣之苦切殆謂過之伏望皇上俯加憐憫將臣放回原籍以便侍養則優恤之恩真同天地之覆育矣遂歸歸而遘疾竟不起黎撫棺大慟曰汝蒙恩備官於朝所以歸者以終養故也而我不能享之命也

夫

陳堂字明佐西洲人父其魯嗜學博涉羣籍以諸生終堂少從父受學不由外傳以補南海縣學生故遂僑於南海家焉中嘉靖乙卯舉人隆慶戊辰登進士授浙江嚴州府推官以治行最徵拜南京湖廣道監察御史屢奉勅巡視京營巡上下江監兌漕糧督修孝陵兩監臨應天鄉試所至激濁揚清釐剔奸蠹白簡出無不人人膽寒者萬曆丁丑以星變上疏論河套貢市漕河織造諸事宜且請斥權璫退不法司馬而

有建言得罪諸臣纒纒萬言皆朝廷大計會首輔張  
居正聞喪奪情吳中行趙用賢以劾居正被杖朝臣  
請留者益衆欲堂附會堂不可復劾其私人益與居  
正忤遂出爲四川叅議未幾用大計貶堂時父其魯  
病且革矣堂歸旬有三日乃屬纊堂遂居家奉母絕  
意仕進關朱明洞龍津園與諸名宿結社稱詩日吟  
咏其間凡九薦不起母終起廣西僉事大征岑溪奏  
捷堂有勞焉踰年入賀晉光祿寺少卿疏裁冗費又  
疏請皇長子冠昏其骨鯁猶昔不以貶故少挫其意  
氣未幾遷尙寶司卿再疏乞致仕家居二十年靡所

營樹惟修譜建祠周恤宗族見於進士盧雲龍所撰  
沙村義勸祠碑甚悉堂平生嫻於文翰至是益肆力  
著述又好遊名山水易簣之前半載猶以藍輿遍歷  
羅浮諸峯及病亟後事葬期皆手自裁定談笑從容  
而卒尤爲異云所著朱明洞稿湘南皇華南歸諸集  
邊河四疏皆行于世嗣子二世玹世瑄皆庠生復還  
增城玹居沙村瑄居西洲

黎派字惟遠慶隆舖人少有文名年十七巡按御史觀  
風取冠廣屬補郡庠諸生以不便侍養改邑庠每試  
輒高等中隆慶丁卯舉人授江西宜黃教諭嚴立科

條務多識畜德爲有用之學士習不變擢福建南安知縣時值倭寇之後警備未息徵派繁興凡派之所以應乎上者隨下人之所便而伸縮之所以責乎下者因上人之所嚮而緩急之革重耗省繁刑行之三年民以乂安有與泉道喬某者檄屬縣報美金將以上下其考派弗應喬遂抑之遷吉府長史派爲人慈諒謹厚居鄉於隣里多所賑恤非公事未嘗一至縣門爲鄉評所重伯兄朝勲以恩選閩邑丞亦有冰蘖聲

李惇字叔厚龜峰舖人由貢生授懷遠知縣縣署經兵

火之後廢爲墟更創之縣故無學校請於上設博士并弟子員給廩餼如他邑例其士不知讀書則爲之談經講藝日夕課督不少倦用是文物亦稍稍盛又嘗攝洛容馬平融縣所至以廉平著聲遷陸涼知州涖任歲餘卒旅櫬蕭然

謝佑字天錫補府學附生棄去從陳獻章游一聞主靜竅緊遂築室葵山之下棲焉善靜坐能詩窻甚并日而餐襪不掩脛晏如也塵世名利不少呈胸臆與順德李子長稱二高士甘泉子爲之銘曰瞻葵之陽山高水長公在宇宙死而不亡又龕佑神位與陳清江

祀于白沙祠之尚友堂

參府志嶺南人物傳增

劉士英字希元麻車人慷慨仗義能得衆心嘉靖時邑多寇士英聯絡鄉勇保障一方辛酉八月土賊合東莞賊掠縣城士英督鄉人赴援偵知賊載財物挾紳士以行士英度必紳士在前財物在後須設伏俟賊過出擊其後使賊皆反顧而後紳士可以無害謀定遣長子柱伏擊於望州岡獲賊數十名餘衆竄逸是役也賊所擄掠俱奪回無恙縣紳議謝士英弗受議請獎於官士英不以名告功成身退淡如也後邑令崔敬修爲作祠堂記贈之扁曰材堪禦侮復以義士

旌其門云柱字維立優權畧有父風

參府志嶺南人物傳採訪冊

黃夢鯉字躍龍隔濠人性介而和萬曆癸酉歲貢授福寧州學訓導新先師廟白諸生之寃而出之獄有賢聲擢仁化教諭慶州學正雷州府教授正師儒之體一以啟迪來學爲已任生平絕不錙銖及財利歷四任凡十六年及歸猶故橐也家無恒產歎歲至不能自給仁化祀之名宦

吳良弼字進可龜峰舖人有學行萬曆壬午歲貢授瓊州府學訓導陞廣西興業教諭在瓊時署教授印邵廩生常例曰吾廩於官雖薄然較於君所獲多矣敢

復瘠君以自肥乎攝會同篆政簡刑清贖緩不入私囊海忠介光明正直爲一代偉人於人物鮮所當意獨謂良弼當於古人中求之沒後三十餘年瓊人舉祀名宦子懋功舉人孫苧歌崖州訓導代有文名

尹思敬鶴嶺舖人家酷貧嗜學嘗驅牛任牧事則就牛口下展書讀有所疑遽棄牛就學舍諮焉爲人高視濶步不事生產每酒後耳熱縱談古今多舛讎不平語人以狂生日之萬厯癸酉鄉試主司特奇其文將置之第一而誤置其卷他所至揭榜忘之遂不得舉至己卯始領鄉薦授獲鹿縣教諭俸滿選石城知縣

興學校賑窮乏雪冤滯修隄防革耗羨治積煥然巡按御史莊國正特疏薦之未幾以內艱歸遂卒于家思敬頗豪縱至晚年顧務爲修謹取與一介不苟居鄉里間尤篤行古道爲諸生嘗修邑志至壬辰復總其成皆能協于公論無所私

曹承詔字丹孺會儒舖人生而穎異每讀書過目終身不忘以禮經中萬厯乙酉鄉試性恬淡不事生產動以古人自期劉繼文之總制粵中也延之署命其諸子皆師事之承詔葛衣烏巾出入戟門甚見尊禮而絕不干與鄉里事五上春官丙戌壬辰並列乙榜辛

丑遂就選教諭東安東安新設未久多寄籍他邑之無行圖詭籍者因緣爲奸承詔爲立科條皆得其緒逾年卒于官人咸惜之所著有禮記說簡雲蘿幌草湛自正字率甫沙貝人少穎悟而操履端重中萬厯乙酉舉人授福建武平教諭以學行聞以聘充湖廣鄉試同考官所拔皆知名士陞廣西平南縣知縣政簡刑平民安其治丁內艱歸爲之立祠志遺愛焉構別墅于四望岡彈琴讀書以自娛絕跡公府至里閭有不平事輒能鋤抑強梗孤弱賴之年九十二歲卒所著有湛伯子草

曾受益字而吉槎岡人中萬厯戊子舉人未嘗一干有司累上春官不第謁選授福建寧德縣知縣爲政崇惇大務教化不事刑罰縣故瀕海海潮盪激蝕民田有田去而糧存者受益請干上官除之又條鹽法利病所司下其議著爲令通省便焉琉球貢使至前官之贖者徵其貨受益以爲義國體不徵也未幾以親老不能迎養乞休居家如建學宮築城臺修邑志凡關於桑梓重計者力贊當事行之又率其子弟于會城建唯一祠修大成譜傾貲以周族及里之貧乏者闢小園雜蒔花木其中暇則邀二三故舊彈棋賦詩

以爲權年九十三卒有吹劍集行於世

吳綱字錦先龍地村人祖居雅瑤村生而短小然英敏異常於書無所不讀而尤精於春秋熟其義例故其修邑志也人皆稱爲良史才萬厯甲子舉人累上春官不第歸而授徒力學與昆弟相師友外事不問也謁選黃巖知縣自守廉介有里胥爲奸私加耗於里民分其餘以進之官綱覺而還之又革舊所列入者千餘金民有爭訟每從容勸諭渙然水釋各得其意以去政聲藉藉巡按御史者已將列之薦剡矣已而御史游天台檄縣供遊山諸具綱弗能應遂怒抑之

改德清教諭去未幾復陞知縣補廣西之昭平昭平有某某者舊隸軍伍甚獷悍奪民田而不供租賦者五年矣綱諭以理法乃歸田於民政聲又藉藉如治黃巖時後以舉主布政使劉某與巡撫不相能去官綱送之境外巡撫者又大怒遂改福建理問綱曰己矣吾無以官爲矣拂衣歸後補通海竟不赴因築樂泌園于寶安松栢里日與鄧元度張維正袁伯益相唱和焉初御史怒時黃巖人或上書爲解有水晶燈籠之稱御史曰而令名綱而自號外閭是皮燈籠矣竟不聽比教諭德清復以事經黃巖夾道進酒食者

無算老稚手牽其衣不能去後廣州有司理曰牟賢者爲黃巖人行部至增請謁不可得乃望其門而拜之曰余髫齡時卽聞里中人嘖嘖吳明府賢也是時綱去官蓋已三十餘年年八十有五卒

潘禹謨字明叔相江鋪人父潮補邑諸生聲稱藉甚有六男子而禹謨最有名中萬厯庚子舉人甲辰成進士授鄱陽知縣水蘖自守甫下車卽詢民疾苦懲土豪嚴胥蠹禁誣罔釋矜疑大以廉能著聲民有橫跋者糾宗室羣不逞幾至釀變禹謨廉得其實請於王府戡宗室而置橫跋者干法皆帖然又勢豪有匿稅

者輒責小民代償禹謨力爲清理里役歲運糧米二萬七千石駐泊朝王洲守候交兌每爲風濤所撼舟破糧米輒漂沒禹謨因建倉九十二間於牛厰糧至貯之倉以聽兌民利賴之嘗修鄱陽縣志八十年逸事搜括靡遺稱該洽焉稍遷南京戶部主事督儲鳳陽出入均平無敢侵溢者出羨數百餘斛以佐軍需僅期月卽丁外艱歸舟次十八灘竟以哀毀成病卒旅櫬蕭然禹謨生平水蘖自守未嘗營私計而性尤仁愛不忤一物嘗鬻地於隣讓之兄所遺田產悉以分諸弟宦數年每貽書干當事無不惓惓爲桑梓計



也既卒鳳陽人爲立碑鄱陽人祠之崇正元年有司祀之鄉賢祠

王三奇字萃乾慶隆舖人風儀偉特音吐如洪鐘性和粹人與之交者如飲醇醪嘗受業於潘禹謨萬厯庚子與禹謨同領鄉薦講席以爲榮癸丑授江西建昌府推官時建昌大饑無所告糴闔郡洶洶將爲變三奇設法賑之亂民遂息辦盱江冤獄出枉者三十餘人有神明稱奉委兼察南昌廣信瑞州袁州諸府釐剔奸蠹最爲巡按御史所任攝南豐廣昌所至有頌德碑權稅兩河憫商人困於科條特爲寬減諸商涕

泣感之並乞各稅皆以盱爲例建育英堂選士之尤異者讀書其中而捐俸置田以資其膏火焉無何忤上官左遷廣西布政司照磨轉陽朔令未幾解組歸性至孝事繼母老而不倦易簣時惟恨不能終養云盱人思其德建祠祀之崇正十二年舉祀鄉賢祠

周文輝字宗實淪之孫也自律甚嚴造次未嘗踰禮教授里中略倣胡安定蘇湖之法由貢生授通州判通爲畿輔地號繁劇而文輝處之裕如厝注擘畫咸得其宜所職漕運九千九百餘艘例艘必有獻文輝條上四事并及之日單騎走水次督率力任勞勩無所

染指遷福建興化通判通民攀轅戀戀如失慈母焉  
比至郡經理衛所糧務攝僊遊篆俱以廉平稱暇則  
進諸生講藝多所成就會有濬莆中西湖之役郡人  
藉藉謂未覩濬之利而先被遷之害文輝毅然爲百  
姓條便宜竟以是忤上官解綬歸悉以所入俸建祠  
并置祀田有餘則以散諸戚屬之貧者

黎許字國倩生而穎異七歲時父元熙與邑中老宿結  
詩社許時遊其中遂旁曉六義通韻法作五七言亡  
何元熙卒哀毀踰禮而祖民懷猶在堂許伺候顏色  
唯謹民懷愛之甚及病篤出其橐中裝曰以畀許許

跪曰大人幸愛許雖然吾兄貧民懷遂領之竟弗強  
也歷試邑郡皆有聲舉萬厯甲午鄉試明年試春官  
主司者將以冠多士以未場刺時事弗錄抵家淬勵  
思自奮以過勞得病而卒時年二十有九許爲人春  
容大雅平生無艱赤之色然大義所在輒斷斷持不  
可諸生時修邑志以鄉人議論私一先達者許奮筆  
塗乙之大爲其子所詆詈訟之官諸所親百方爲解  
祈少降意竟不易也其爲文洋洋灑灑取暢其意而  
止所作舉子業亦未嘗剽襲陳說爲調言詩有開元  
大厯風致嘗曰我朝草昧賴北地芟除至如七子者

地城縣志 卷十九  
非不標新競奇然而繁音急節有餘憾矣識者以爲  
知言南海韓上桂爲立傳傳其生平所著有白鹿洞  
稿行世

陳經翰字忠甫通判陳堯典次子試有司不利嘆曰丈  
夫當出塞外勒功燕然山豈必逡巡佔俾調弄三寸  
不律爲能事哉遂旁覽陰符習風角秘占通陣法挾  
策遊長安館閣鉅卿知其才咸稱轂之後以從軍有  
邊功授狼牙總鎮相要害出私俸建城以守之屹然  
稱金湯遷潮州時苦倭患以備倭漲潦暴發害民田  
爲築堤濬淤民無蕩析時太守爲郭青螺甚重焉比  
歸剟來鶴亭招客賦詩讌遊其中有遊燕遊嶽稿山  
中志懷諸書行於世經翰爲人孝友惇篤倜儻仗義  
聲如洪鐘善譚論筆下兼衆體千言立就有古儒將  
風流云

劉維典字宏先石頭村人有學行而才具揮霍不爲拘  
儒由歲貢授海陽訓導著十諭以課士士皆稟其教  
焉倡建林狀元祠積餐錢以供歲事士氣益奮轉海  
豐教諭陞漳州府教授所至向風海陽諸生爲立去  
思碑

何天球字憲周沙貝人萬曆丙午鄉試中式授永平推

官嘗檄署遵王薊州印務並以廉明著聲又檄理遵  
化軍餉遂駐遵化已擢乾州矣撫按官以東事方急  
留之崇正二年冬十月戊寅 大清兵入大安口十  
一月壬午朔京師戒嚴時山海關總兵敗沒於遵化  
甲申 大清兵入遵化天球與巡撫王元雅等俱死  
之明年樞輔孫承宗請卹殉難諸臣乃贈光祿寺少  
卿賜祭葬廕一子入監讀書制詞曰朕觀載記以死  
勤事者昭祀有常雖曠世遐踪罔或湮沒矧宣勞畿  
服殉節行間者乎非加恩而錄後曷風勸而作忠爾  
原任永平府推官何天球遠畧驥騰孤忠砥柱起家

李署綜覈餉司口碑載明允之聲士馬獲飽騰之用  
業經推擢旋聽題留俄遭烽火之驚特壯尾箕之氣  
用彰大義聿表勞臣茲特贈爾光祿寺少卿廕子入  
監於戲生不食報空招四野游魂歿有餘芳不愧千  
年華袞龍章永賁燕翼重新子縣學生鼎鉉匍匐走  
遵化尋天球遺骸歸以毀卒於途人稱其孝天球今  
入廣州府鄉賢祠

據明史莊烈帝忠  
義列傳及舊志恭定

吳光斗字文樞雅瑤人性孝友弱冠補諸生試輒高等  
爲人言動不苟尤好潔晨起必焚香拂几然後稽古  
手一編常終日家世淡泊不喜營殖米鹽瑣屑置弗

問歲獲廩餼束脞外未嘗妄取囊中無所積然故舊以貧乏來貸未嘗辭教子弟必以正里中有爲不善者惟恐光斗知之學行爲一時推重九試棘闈不售以歲貢爲歸善訓導師道尊嚴有古儒者風縣令陸自嶽稱其忠厚清謹上台交相獎薦無何卒于官循士大夫惜之光祚字文錫博學能文與兄光斗齊名由恩貢授松江府通判治文牒不咨記室管漕政水利有能聲署上海青浦所至有惠政士民有五茸輿誦錄及廉平歌董思白馬君常陳臥子諸公爲之序贊梓行陳眉公贈詩有聽訟如聽瑟共竿延陵審樂不支吾之句其見重如此

何日瀾字靜觀接龍舖人少慷慨有志節以春秋中天啟甲子鄉試授澄海縣學教諭廟學歲久傾圯日瀾捐俸倡邑人新之是科鄉試雋至七人解元謝宗鎰其一也聞者以爲僅事旋擢沛縣知縣運河壅塞需丁夫疏濬督責嚴峻民多逃亡日瀾受事設法召募以應之漕艘無梗而民心亦大定俄礦賊逼沛城日瀾率士民城守兩月餘賊知不可下遁去總河張國維與撫臣交疏薦之是時東事方棘中原寇大訶關陝楚豫無寧日朝廷汲汲議征討而大淮南北諸郡

連歲旱蝗饑饉薦臻民不堪命日瀾請赦不可請緩  
征不可則請改本色爲折色部議從之既而以軍需  
故於折色外復催追本色日瀾仰天嘆曰吾誤吾民  
矣寧死不可以再徵羽檄紛至皆廢閣不行亡何天  
下以催科不力者提問凡四百州縣日瀾與焉檢橐  
中裝不盈十金無以具道里費有朱一麟者倡士民  
贖之乃得械手足入京布政使寇汝嘉代之申辨疏  
至釋還故職然日瀾業已憂勞得疾遂卒於都門又  
有徐永康侯錫金等相率賻之輿櫬歸過沛老稚婦  
女爭掬粟餉其家人攀輻車哭者如私親焉

黃拱寅字應暉南門人弱冠補諸生工古文詞不屑屑  
舉子業嘗與李伯襄宗伯遊羅浮唱和成帙遊南太  
學歷匡廬渡彭蠡覽龍蟠虎踞勝槩文益進授鴻臚  
序班周規折矩儀觀甚偉朝端日屬焉供事殿上隨  
講幄諸臣後時荷寵賜形之篇什擢光祿丞其謝恩  
詩有心慵正喜鴻臚冷賦就寧期狗監知之句拱寅  
嘗著增江逸史及假歸值修邑志咨討掌故不辭勞  
瘁時抵堂譚世務無不中竅要縣令咨以興革拱寅  
借箸陳桑梓利病語窮日夜不休而不及私居家孝  
友最篤建宗祠計費千金皆出之橐中又修其家譜

族之孤者鞠之貧者卹之無德色里中人相詬誶者  
或就質成或望閭而返比之陳太邱云著有濠上羅  
浮南都麻姑寄齋及燕臺諸稿行世

湯价號鶴峰文經次子嘉靖戊子舉人始任湖廣靖州  
知州麻陽之役從征有功選山東登州同知以途遠  
過限改調廣西慶遠府同知在任爲巡鹺袁公所齟  
齟棄官去之日民構亭塑像以誌去思价在官喜任  
事所至釐剔奸弊修舉廢墜及致仕家居恬淡自適  
語不及私門有姪某以訟事求庇正色拒之嘗與邑  
紳盧應科周校諸前輩倡建南山鳳塔自撥田數十

畝以爲修葺費邑人念其功建祠於南山下以祠三  
人名曰崇德祠今祠圯其田歸三學邑紳士乃於每  
歲二八月詣祠故址書銜祀焉少嘗從甘泉先生遊  
得二業合一之旨作羣書輯要又著有慎思錄行于

世據采訪冊

湛躍之字陽生沙貝人性任俠好施邑被水嘗出資以  
掩其遺骼補郡弟子員鬱鬱不得志遂投筆就武中  
萬厯壬子天啟辛酉兩科時東事方急從征東軍自  
効以督師薦遂叅謀關外軍事會宋大司馬遴選步  
箭擢冠一軍明年閩大司馬再遴選事已試以詩詩

曰三韓當日欲全收萬里辭家報國仇捧詔但知能  
 殺敵出邊寧想及封侯揮戈汶上三迴捷借箸關門  
 兩度秋落魄歸來餘一劍壯懷今喜為君酬大司馬  
 甚嘉賞之特疏授京城五營佐擊將軍竟以魏黨註  
 誤敗官卒於京東莞鄧雲霄挽詩引有云陽生方擬  
 登壇妄思請劍竟傷權璫毒欲遂沈巨挺冤魂今雖  
 殲厥大愆尙未盡消宿恨讀此可以得躍之含冤之

概矣

按天啟七年閩鳴泰為兵部尙書其宋大司馬俟考

張天祿字基命龜峰舖人少羸多病然力學不休桐城  
 劉仞昌來署增試童子得天祿贖奇之拔冠其曹俄

郡試與督學試俱第一補諸生愈下帷發憤遊省會  
 諸名公間無不心折之督學楊公瞿峽歲試復第一  
 及赴省試以闈牘呈楊公楊公曰解元在此矣時各  
 郡士子雲集傳寫殆徧榜發竟以越格不錄天啟辛  
 丑以選拔膺薦未赴丁內艱朝夕哭守苫次不入私  
 室者三年天祿父性豪縱不羈事之甚謹委曲承順  
 怒必長跪請杖解而後已父歿哀毀如內艱時凡繼  
 母薪水併延師課弟悉取其修脯供之室人交謫不  
 問也已卯省試又不售遂謁選授江西安仁縣丞天  
 祿不以丞菲薄理其職甚勤有請間者必麾之請者



曰故丞皆然叱曰故丞可今丞則不可邑人益多丞  
謂安得吾丞令吾邑亡何令憂去監司廉知之檄署  
縣事遂以丞代令職天祿乃剔弊釐奸任邑事益力  
甫月餘歿惟一奴在署同官爲簡遺橐書帙之外無  
長物士民驚嘆泣下殮之東莞人陳象時時守饒州  
祿筆硯交也據金輿櫬以歸

劉若鱗字而躍號澄波麻車村人少孤狀貌魁梧聰敏  
力學慷慨明大義喜談兵每自許奇男子見明季傾  
覆播越常扼腕時事恨無所藉一展生平抱負乃援  
例入太學時唐王聿鍵詔大學士蘇觀生領儲賢館

分十二科招四方賢士觀生薦之若鱗遂率鄉族間  
忠義士三百餘人勤王從觀生駐防南安屢立戰功  
授南安都司順治三年大兵破吉安總督萬元吉乞  
援觀生遣若鱗率所部二百人助元吉協守綿津灘  
未戰而元吉已潰退回贛州若鱗遂從觀生屯南安  
贛州復告急觀生又遣之率三千人助元吉守贛值  
他將戰敗乃復從觀生還南安九月唐王死汀州贛  
州亦破若鱗遂從觀生退入廣州立唐王弟聿錡是  
爲紹武時永明王自立於肇慶號永曆而邑人盧弼  
爲永明王主事改御史皆一時而各事其主兩王不

相能日治兵相攻若鱗知大事不可爲遂辭職歸鄉里適盧弼亦棄官而還後兩人結爲姻親皆絕意仕進然談及往事未嘗不悒悒云若鱗個儻仗義每遇歲饑盡出其家所有與鄉人共之故人皆感激樂爲之死其三百餘人間有還者亦每念念不忘焉年八十餘臨終謂家人曰吾出不能事君而處不及事父一生飽愧當席藁葬我於吾父墓側他所雖佳吾不願也長孫宏學舉人餘皆列庠序有賢聲

湛子雲字翰卿一字漢度沙貝人性至孝事繼母能得其歡心尤能友愛庶弟內外無閒言讀書務卓犖大節不沾沾修飾名譽與南海梁朝鍾東官陳學銓齊名皆爲陳大宗伯子壯所知弱冠補諸生試輒冠軍崇正壬午吳督學貞啟拔之置第一且顏其門曰天下士是科遂以詩經中式計偕名動京師甲申值鼎革子雲歎曰已矣遂杜門以教授生徒爲事與及門講甘泉先生體認天理之學及

本朝開科取士當道有勸駕者不應至再三則以親老辭會沙貝獨岡坊以無辜中蜚語幾致不白子雲卽挺身出詣公府辨其誣計所活凡數百人無知者操履方嚴閭里皆奉爲矩式而尤講於睦婣任恤之

道所著舉子業亦卓然有大家風曹方伯洛嘗禮聘之以利病詢焉未幾遭父喪哀毀成疾遂不起聞者莫不嘆惜之謂增江失一名儒云

鄭士璧字君明賓隱文炳之子爲人簡易質樸務讀書能通貫義奧無所疑滯好交當世賢士弱冠補諸生督學蔡拔之置第一廩於庠文名振一時屢困場屋志不少懈辛巳與修邑志論述侃侃不阿重建明倫堂亦力任其事遠祖鄭聰老者當元時以邑學校久廢立聖賢木主祀於家而聰老尙未有專祠遂與其叔大任謀於大宗祠之左建祠祀焉樂善好義出於

天性爲人排難解紛無德色有故宦族被橫語幾至破家士璧以身翼之與邑人力訴當事白其誣又有董某者詭籍補邑庠弟子士璧昌言斥之去甲申歲歉乃出諸生修脯金倡賑黨族或待以舉火與人交必以誠而色甚和藹無稜角卽有橫逆付之不較其教人也必以古人勵之陸邑侯清源創鳳臺書院推爲山長至戊子以貢當詣太學值改革遂輟駕不行無復仕進意當事有勸之謁選者皆以年老辭然意忽忽殊不自得也年八十卒於家其子孫皆能世其業有聲子志釗

志釗幼聰敏博涉羣書補弟子員學憲李公舉優行  
貢之太學廷對列高等志釗爲人孝友母黃氏得癱  
瘓疾躬侍湯藥未嘗假手婢妾不離左右者三年父  
欲建祠置祀田而未逮卒志釗繼其志而成之有兄  
子好飲博蕩其產負鄰人緡錢積子母輾轉遂謀廢  
祀田志釗解橐代爲之償居鄉公正縣官聘修邑志  
者三好獎誘後進視其中可造者輒延師課之有洪  
某圖詭籍率衆斥之去每矜恤貧乏病者予藥死者  
予槥所著有燕遊集

伍名世沙貝人由郡諸生歷官紹武監紀同知家素封

少好讀書績學能文爲邑名士生平尤輕財結客豪  
俠負奇氣甲申國變耗至忠義奮發悉捐家貲募勇  
士偕二子挺身起勤王之師於海濱會紹武後帝卽  
位粵東遂率所部歸之左右維持鞠躬盡瘁帝嘉其  
能特授兵部職方司每戰義勇冠軍拔城陷陣屢建  
奇績轉陞監紀同知數年間風雨飄搖怒震天地氣  
吞胡羯誓志恢復及帝遇害慨然嘆天命已去人事  
不可爲乃遁跡羅浮山中以薇蕨終焉子二長天申  
隨父死於戰陣次天量偕隱羅浮賈志以歿焉

據水  
訪冊

新  
增

湛粹字如珩沙貝人崇禎乙亥恩貢生濶達多識以薦入太學讀書湛文簡書院中習知時政邊事得失念父母老不就選歸謂所親曰天下事殆不可爲矣時方承平間者皆笑獨與陳邦彥爲莫逆交語輒數日不能去遂以次女良許字邦彥子恭尹性好施與周人之急常若不及歲饑捐粟以振復勸鄉人無藏粟聽民賤糶所全活者不可計乙酉丙戌間石徐馬鄭四姓盜亂海上數犯其所居鄉粹率鄉人禦之沿江樹木柵十餘里日椎牛饗士所需千楯礮火旗幟皆粹一人立辦無不周給盜率巨舶數百來攻以礮擊岸上木石皆碎粹命疊潮泥爲短牆高等肩厚三四尺礮不能過盜以小舟泊岸將登粹自行酒飲鋒銳士撫其背使出戰斬數十級復從短牆內以礮石擊之傷死無算盜仰攻六日無所得退去由是威信著於一方丁亥邦彥起義其家爲敵所得恭尹脫身走彌唐粹聞之命一奴挾扁舟迎置泥子村田舍中院檄購恭尹急徐令士賡疑匿粹所謬以好召粹留縣衙弗遣使數騎圍搜其家鄉民闐然走縣廷爲粹白者千人令懼禍作中止粹因留衙四十餘日以千金賄令事得釋乃藏恭尹復壁中戊子佟李皈正恭尹

會成系三  
卷十九  
人物二  
三

出復壁諸公多粹義爭欲薦之辭不就庚寅春平靖  
二藩再攻廣州城未下徇增城以東皆降附粹挈家  
渡東江寓東莞之茶滘先是粹數夢被髮臨江阻水  
不得歸未幾遂得熱疾卒年四十八喪歸時亂方劇  
死喪徧野然鄉之人無識不識皆往弔其感人如此  
世稱以爲古之田疇嬰杵云

據九龍真逸  
勝朝遺民錄

增城縣志卷十九終

